

蘄州志卷之十五

知蘄州事虞山錢 鑿纂輯

藝文志 上

古文上

南軒張氏有言蘄春文物彬彬前輩遺澤漸濡未泯
意當時所謂前輩林氏吳氏足以當之然舊志錄碑
版之作多矣兩家所撰著不槩見文章之傳不傳固
有數存於其間與抑其散軼沉伏在天壤間者莫由
遍觀而盡識也獨兩家然哉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勅告

宋

各體文
十首

勅誥

二首

贈李誠之正節侯勅

蘄春介在疆場然所恃以爲險者六關也朕命蓋臣往專
守禦之責而措置疎畧負我使令爾誠之儒紳之望屬分
奇守蘄以孤城而櫻敵鋒蓋亦難矣慷慨激烈盡其命義
言門死難朕甚痛之迺加論撰仍蠲崇階爵之通侯謚曰
正節廟食茲土賞延于後夫忠臣之心非慕名祿國家之
三三三三 藝章今密印累累未足爲爾寵將滅此讐敵始足



以慰爾九泉也可贈誠之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加正節侯
崇祀李誠之褒忠廟誥

盡忠者臣子之大分全節者古今之難能河北二十四州
真卿而已睢陽數百餘戰張巡以之卓卓可稱寥寥不數
我國家之養士氣獨盛前朝故守臣之守邊疆相望芳史
維茲勅敵蕩我邊州忽聞二士之殲莫起萬夫之贖爾誠
之早傳正學夙負雋聲屬分斷水之符適有邊戎之寇獨
能以大義而作三軍之氣以嚴令而安萬室之心州邑官
聯咸仰天而更誓閭閻童稚少擊鼓以揚聲故能以七百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勅誥

二

餘衆之兵固堅爲二十五日之守奈之何赴援之將顧遲
而不進助戍之卒旣入而復逃雖勢盡而力窮猶呼號而
巷戰痛矣豫州之赤地百姓何辜哀哉卞壺之一門千載
無及興懷至此有涕潸然爰冊命於列侯俾蒸旨于茲土
誰能免夫一死足以愧彼偷生殆將滅此仇讐庶少恤其
啻憤

傳 三首

余玠傳

宋 史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

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
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
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權發遣招進軍克
制置司叅議官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大元兵戰於汴
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兼
淮東制置司叅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拜大理
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事無不確實然後
華夏率孚夫人感格又言今世育之彥塲屋之士田里之
家一或卽戎卽指之爲虜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

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
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嘗嘗有
擢用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
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
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
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
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
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
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戒師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

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初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
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
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
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
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
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懽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
用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
才隱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
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卽出見之

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
將謝之乃爲設晏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
璉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
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
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
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
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
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
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

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璉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與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

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大元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於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墓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水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歛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

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處分少不察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悼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

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狃突之勇敢漫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

才離營而新將已驛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倣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

蘄州志

卷之五

傳

七

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權兵部尙書進徽猷閣學士大使又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帝輟朝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權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旣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閩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遊

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譏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齋志以歿有子曰如孫取宦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

李誠之傳

宋史

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遷刑工部架閣推闕子學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傳

八

錄以言罷起爲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稱權會于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歛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誠之曰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還言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軍馬牆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以獻守誠之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

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逾蒲代者不至欲先遣其
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任邊壘行年
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
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遇于橫槎橋
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衆臨沙河欲渡又破之明日金兵
大至決湟水焚戰樓又拒退之明日金移兵要衝爲必渡
計其兵面前奮擊殺其首帥金人雖屢挫然謀益巧攻益
力未幾薄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又殺
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三月朔金人攻西門射卻之俄

造望樓以窺城誠之爲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脅降誠
之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金人以攻具進誠之設械禦之
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
州太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
穉援二郡穉至竟遷延不進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
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于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刎
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
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于蘄賜
名褒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廸功郎者三誥贈其妻令人

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没于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
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傳

宋史

秦鉅字子野丞相檜曾孫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
誠之協力捍禦求援于武昌安慶月餘兵不至策應兵徐
揮常用等棄城遁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
傷畧盡鉅歸署疾呼吏人劉廸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
焚有老卒見烟焰中着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
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傳

十

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灑從父偕死特贈鉅五官秘
閣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皆立廟蘄州賜額褒忠贈浚灑
通直郎賻以銀絹各二百州學教授阮希甫贈通直郎防
禦判官趙汝標蘄王簿寧時鳳錄事叅軍兼司戶杜諤俱
贈承務郎監蘄州都太監轄蘄口鎮倉庫嚴剛中贈承事
持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兵十軍士李斌等
皆鬪死司理叅軍趙與裕先率民兵百餘人奪關出外求
援僅以自免而全家十六人皆没淳祐十二年特封鉅義
烈顯節侯黃州城陷守臣何大節亦投江死焉

記二首

州學教授廳記

朱熹

乾道八年秋予友建安李君宗思爲蘄州學官始至入學
釋菜召諸生坐堂上而告之曰朝廷立學建官所以養人
材而待其用德意甚美宗思不佞得備選焉深爲淺露懼
不能稱今將何以教二三子者而相與朝夕乎古人爲已
之學庶以無負朝廷教養之意二三子其亦有志於斯乎
諸生起而對曰諸生不敏惟先生有以教之則幸甚於是
宗思退卽其居則距學且十里宗思顧而歎曰學官宜朝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十一

久于學與諸生相切嗟者其相距之遠可若是邪翌日相
學之東偏有廢地焉請于州願得爲屋以居而日往月來
于學以供厥事於是通守北海王侯某領州符嘉宗思之
意而悉其力以相役之不逾時遂以備告然後宗思得以
口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之蓋使之潛思乎論語孟子之
書以求義理之要又考編年資治之史以議夫事變之得
失焉日月有程不躡不惰操策而問勸督以時凡使之知
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
焉而不急也旣又禮其士之賢而有德者而與其居凡學

之教悉使之聽焉由是斬之爲士者始知所以爲士之事
而用其力宗思亦喜其教之行而將有成也礮石於堂考
前爲是官者得自某人以下若干名氏歲月刻之而書屬
予使因記其所以然者予惟宗思之教可能也而其所教
則非世儒之可及王侯之垂意於學可及也而不以宗思
之說爲迂闊於事者則非俗吏之可及是皆宜書以詔於
後蓋非獨能繼宗思而居此者有所考法抑亦承流千里
而帥其民者所宜知也於是悉書其本末如此俾刻寘題
名之首云九年七月壬子新安朱熹記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三

蘄州惠民倉記

真德秀 西山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
圯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
有司以乏告則命爲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旣又曰吾城堅
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若寓于
塾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
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邊之首政也蘄
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流痛未盡復荒蕪未盡治歲所出不
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才萬斛焉以廩吾兵且

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蓄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余爲
二千石于此而奉養嗇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
忍褻而用也覬圭勺之贏還以遺吾氓也時會而月計之
泉之在官者厯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厯有餘以
其餘于官者易其餘于民者不幸告儉則以減之官者復
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廼簡僚吏之材者蒞厥事凡樂
售者優其直與之未幾得粟爲萬石者二糜錢緡若干萬
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日惠民倉若公
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

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從橫
馳說之士未有不陋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
而欲與俱安危不卹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
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
抵以保民爲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旣以告于朝
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諭後人俾勿
廢乎余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毋識焉河也不然則金
版玉書猶弗足紀恃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
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誠之字

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權發遣
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真德
秀記

表二首

代蘄守謝上表

秦觀少游

奉法明時方悔推行之誤分符近地俄蒙假貸之私祇荷
寵恩載深感涕伏念臣資材闇昧問學空疎遭逢昌辰叨
竊劇任徒冀事功之立靡思罪釁之成昨以出按荆車兼
程鹽課猥虞曠廢妄致勤勞屬吏承風不無過當小民競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表

古

利豈免怨尤雖不待于人言卽行改正儻追論其事迹殆
可誅夷敢祈造物之恩猶竊長人之任矧蘄春之便郡實
淮右之名區風氣和平獄訟稀少平時來者尙樂寬間謫
官居之真爲僥倖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地之賜
回日月之光黜陟不失其所宜輕重各當其所適察臣過
舉止于四月之間許臣自新付以一州之寄念捐軀而莫
報徒撫已以增慚復路廻車顧迷途其未遠輸肝剖膽庶
報効之可圖

代蘄州守謝上表

秦觀

愚罪著明當以萬死聖恩寬大尙假一麾領惟昧冒之深
第積戰兢之至伏念臣不學無術寡偶少徒荷先帝之誤
知繇常員而擢用始欲悉力而舉職莫知長慮以佐時自
取悔尤至煩揮黜責其妄作便可屏之遠方憫其知非猶
常投於散地敢圖生死而骨肉尙容宣化以承流况臣粵
自去冬嘗陳愚懇願歸使節求縮郡章雖此左遷正符宿
願恩旣深而逾望感亦極而難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
德海涵至仁天覆謂災眚之可赦以過失爲當憐寬其未
棄之誅開其自新之路辨之不早嗟已迫于桑榆來者可

新州志

卷之十五

表

五

追幸未填于溝壑誓捐軀幹上報恩私

書一首

與施新州少路書

張 栻 敬夫

久聞新州文物彬彬有前輩遺澤漸濡未泯也計士人中
氣質多美者鐵錢事如何計循其理而爲之不若他人做
工作事也大抵今日人才之病其號爲安靜者則一切不
爲而其欲爲者則又先懷利心往往貽害要是儒者之政
一一務實爲所當爲以護養邦本爲先耳此則可貴也某
冒居要藩日夜悚仄蓋日勉焉而未之能益也臭味一家

偶及之耳

明各體文四十三首

誥勅 三首

追封康茂才蘄國公誥命

太祖

朕惟帝王之待功臣生則顯官厚秩以榮之歿則加封錫爵以報之此國家之常典也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康茂才初自京口率衆來歸爾即以水軍勝張氏獲其海舟繼取樅陽攻安慶守龍灣及陳氏犯境爾能擊退其兵及復從朕以舟師攻舒城江蘄興國漢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表

六

陽郡繼克廬州大戰彭蠡遂平武昌以至隨大將援江陵湖南四川取泰州援宜興戰崑山之巫子門擣淮安之馬邏港破吳興下姑蘇北征汴洛守陝蒲二州招徠絳解之衆其功可謂偉矣豈期隨征興元旋軍中道因疾以歿朕聞訃音不勝感悼念今天下混一方欲論功行賞以報汝功爾乃遽然長逝其於朕心何可忘哉茲特勅爾官勲賁爾靈爽尙其不昧承茲新命於冥冥之中也可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義王者施行

整飭兵備蘄州下江防道勅書

勅湖廣按察司僉事魏良輔先該湖廣巡撫官題稱湖廣江道漢陽一帶波濤浩渺村落荒疎其本土及流寓軍民率多嘯聚爲盜必須專官督理事可責成今特命爾整飭彼處兵備在於蘄州駐劄照依該部題准事例往來巡歷專一提督漢陽而下至黃州蘄州並德安等一帶江防湖禁巡司修理城堡操練軍兵民快清查錢糧軍衛有司悉聽調度其江西河南直隸隣界地方遇有盜賊生發會同各該兵備相機剿捕九江南昌汝寧安慶等各府衛等衙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表

七

論

卻蘄州進篋論

古者方物之貢惟照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所進竹篋固爲用物但無命來獻恐下聞風爭進奇巧勞

民傷財自茲始矣郤之仍命四方非朝廷所需者毋妄獻
疏一首

進本草綱目疏

李建元 州人

湖廣黃州府儒學增廣生員李建元謹奏爲遵奉明例訪
書進獻本草以備采擇事臣伏讀禮部儀制司勘合一款
恭請明命勅儒臣開書局纂修正史移文中外凡名家著
述有關國家典章及紀君臣事跡他如天文樂律醫術方
技諸書但成一家名言可以垂於方來者卽訪求解送以
備採入藝文志如已刻行者卽刷印一部送部或其家自

蘄州志

卷之十五

欲進獻者聽奉此臣故父李時珍原任楚府奉祠奉勅進
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縣生平篤學刻意纂修曾著本草
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數盡撰有遺表令臣代獻臣切思之
父有遺命而子不遵何以承先志父有遺書而子不獻何
以應朝命矧今修史之時又值取書之會臣不揣謏陋不
避斧鉞謹述故父遺表臣父時珍幼多羸疾長成鈍樵然
嗜典籍若啖蔗始攷古證今奮發編摩苦志辨疑訂誤留
心纂述諸書伏念本草一書關係頗重誤解羣氏謬誤亦
多行年三十力肆校讐歷歲七旬功始成就野人炙背食

并信欲獻之天子微臣採珠聚玉敢不上之朝廷昔炎皇
辨百穀嘗百草而分別氣味之良毒軒轅師岐伯尊伯高
而剖析經絡之本標遂有神農本草三卷藝文錄爲醫家
一經及漢末而李當之始加校修至梁末而陶宏景益以
註釋古藥三百六十五種以應重封唐高宗命司空李勣
重修長史蘇恭表請伏定增藥一百一十四種宋太祖命
醫官劉翰詳校宋仁宗再詔補註增藥一百種召醫唐慎
微合爲証類修補衆本草五百種自是人皆指爲全書醫
則目爲典與夷考其間玼瑕不少有當析而混者如葳蕤

蕪州志

卷之十五

疏

五

女萎二物而併入一條有當併而析者如南星虎掌一物
而分爲二種生薑薯蕷菜也而列草品檳榔龍眼菓也而
列木部八穀生民之天也不能明辨其種類三菘日用之
蔬也罔克的別其名稱黑荳赤菽大小同條硝石芒硝水
火混注以蘭花爲蘭草卷丹爲百合此寇氏衍義之舛謬
謂黃精即鉤吻旋花卽山薑乃陶氏別錄之差譌歐漿若
膽草菜重出掌氏之不審天花栝樓兩處圖形蘓氏之欠
明五倍子構虫窠也而認爲木實大藟草田字草也而指
爲浮萍似茲之類不可枚陳畧摘一二以見錯誤若不類

分品列何以印定羣疑臣不揣猥愚僭肆刪述重復者芟
之遺缺者補之如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鎖陽山奈土
茯苓番木鱉金枯樟腦蝎虎狗蠅白蠟水蛭狗寶秋虫之
類並今方所用而古本則無三七地羅九仙子蜘蛛香猪
腰子勾金皮之類皆方物土苴而稗官不載今增新藥凡
三百四十七種類析舊本分爲一十六部雖非集成實亦
粗備有數名或散見各部總標正名爲綱餘各附釋爲目
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誤詳其出產形狀也次以氣味
主治附方著其體用也上自墳典下至傳奇凡有相關靡

新州志

卷之一五

疏

辛

不攸采雖命醫書實該物理我太祖高皇帝首設醫院重
設醫學沛仁心仁術于九有之中世宗肅皇帝旣刻醫方
選要又刻衛生易簡藹仁政仁聲于率土之遠伏願皇帝
陛下體道守成遵祖繼志當離明之正位司考文之大權
留情民瘼再修司命之書特詔良臣著成昭代之典治身
以治天下書當以日月爭光壽國以壽萬民臣不與草木
同朽臣不勝冀望屏營之至臣建元爲此一得之愚上干
九重之覽或准行禮部轉發史館采擇或行醫院重修父
子啣恩存歿均戴臣無任瞻天仰聖之至

傳 六首

康茂才傳

明史

康茂才字壽卿蘄州人通經史大義事母孝元末寇亂陷
蘄結義兵保鄉里立功自長官累遷淮西宣慰司都元帥
太祖既渡江將士家屬留和州時茂才移戍采石扼江渡
太祖遣兵數攻之茂才力守嘗遇春設伏殲其精銳茂才
復立寨天寧洲又破之奔集慶太祖克集慶乃帥所部兵
降太祖釋之命統所部從征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
龍灣取江陰馬駭沙敗張士誠兵獲其樓船從廖永安攻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傳

三

池州取樅陽太祖以軍興民失農業命茂才爲都水營田
使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陳友諒既陷太平謀
約張士誠合攻應天太祖欲其速來破之知茂才與友諒
有舊命遣僕持書結爲內應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
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友諒至見橋愕然連呼老
康莫應退至龍灣伏兵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大破之太
祖喜茂才功賜賚甚厚明年太祖親征友諒茂才以舟師
從克安慶破江州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沿流克
黃梅寨取瑞昌敗友諒八指揮降士卒二萬人遷帳前親

兵副都指揮使攻左君弼廬州未下從援南昌戰彭蠡友諒敗死從征武昌皆有功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從大將軍徐達再攻廬州克之取江陵及湖南諸路改神武衛指揮使進大都督府副使士誠攻江陰太祖自將擊之比至鎮江士誠已焚瓜洲遁茂才追北至浮子門吳軍遮海口乘潮來薄茂才力戰大敗之搗淮安馬驟港拔其水寨淮安平尋拔湖州進逼平江士誠遣銳卒迎關大戰尹山橋茂才持大戟督戰盡覆敵衆與諸將合圍其城軍齊門平江下還取無錫遷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洪

武元年從大將軍經略中原取汴洛留守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渡師招徠絳解諸州扼潼關秦兵不敢東向茂才善撫綏民立石頌德焉是年復從大將軍征定西取興元還軍道卒追封蘄國公謚武義子鐸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以父功封蘄春侯食祿一千五百石予世券督民墾田鳳陽帥兵征辰州蠻平施壘諸州從大將軍達北征又從征南將軍傅友德征雲南克普定破華楚山諸砦卒於軍年二十三追封蘄國公謚忠愍子淵幼未襲授散騎舍人已坐事革冠服勒居山西遂不得嗣宏治末錄

茂才後為世襲千戶

李時珍傳

明史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好讀書，精於醫。醫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宏景所增亦如之。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既煩，名稱多雜，或一物而析為二三，或二物而混為一品。時珍病之，乃窮搜博採，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彙三易而成書，曰本草綱目。增藥三百七十四種，釐為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傳

三

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標正名為綱，餘各附釋為目。次以集解詳其出產形色，又次以氣味主治附方。書成將上之朝，時珍遽卒。未幾，神宗詔修國史，購四方書籍。其子建元以父遺表及是書來獻，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時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溪知縣。按時珍著述甚多，本草綱目外撰有醫案二十卷、二魚客難命門考、蘄艾傳、白花、三傳天文地理等書，附記於此。

李新附

李新附

明史

李新附字我西，仁和人。祖子良，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父

聯樞廣西左叅政文岐崇禎七年進士歷南京職方郎中
賊大擾江北佐尚書范景文治戎備景文甚倚之遷黃州
知府射殺賊前鋒一隻虎奪大纛而還獄有重囚七人縱
歸省尅期就獄皆如約至乃請於上官貸之十三年遷下
江防道副使駐蘄州賊魁賀一龍蘭養成等萃蘄黃間文
岐設備嚴賊黨張雄飛將南渡命遊擊楊富焚其舟賊乃
却巡撫宋一鶴上其功副將張一龍善馭兵文岐重之嘗
共宿帳中軍中夜呼噪文岐曰此奸人乘夜思遁耳堅卧
不出質明叛兵百餘人奪門遁一龍追獲盡斬之一軍肅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傳

五

然楊富旣久鎮蘄一鶴復遣叅將毛顯文至不相得兵民
洶洶文岐會二將以杯酒釋之始無患十五年左右良玉潰
兵南下大掠文岐立馬江口迎之兵莫敢犯時警報日急
人無固志會擢督糧叅政當行文岐嘆曰吾爲天子守孤
城三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奈何棄之遣妻奉母歸檄
富顯文出屯近郊爲固守計無何荆王府將校郝承忠潛
通張獻忠明年大舉兵來攻文岐發礮斃賊甚衆夜將半
雪盈尺賊破西門入文岐巷戰雪愈甚礮不得發遂被執
獻忠聞其名不殺繫之後營時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

繫文岐密謂曰觀賊老營多烏合凡此數萬卒皆被掠良民若告以大義同心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四月起事以柳圈爲信謀洩獻忠索之果得柳圈縛文岐斬之將死語人曰吾所以不死者志滅賊耳今事不成天也會笑而死時文岐陷賊中已七十餘日矣事聞贈太僕卿賊既陷蘄州遂屠其民鄉官陝西僉事李新舉家被執賊欲屈之新叱曰我昔官秦中爾輩方爲廝養今日肯屈膝廝養耶賊怒新抱父屍就刃其時屬吏死節者惟麻城教諭定遠蕭頌頌聖蘄水訓導施州童天申

按蘄人死節者若岳壁陳顯元皆見明史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傳

三

壁附郭以重傳後顯元附劉禮傳後節畧已採入人物志茲不贅錄

比部李公傳

桂有根 西平

公諱孟春字愛池中隆慶丁卯鄉試授西平縣令萬曆壬辰甫視政集耆老部民訊之曰爾邑民其造乎其亦有不獲者乎吾以往吾無若及吾以還吾其與若耆老部民咸唯唯退相謂曰吾輩今有父母矣會歲大祲饑饉推挫流離奔竄莽舍邱墟公爲憮然乃詳請發帑金老弱給餼粥壯丁給錢穀追流亡散結聚息者起之骨無收者瘞之又貸窮民耕種有蝗至公乃齋沐往蝗所祭且禳俄而蝗

盡出境不爲民害歲額逋負當道敷下令催科公輒緩其期探囊金於蘄以應急勅例罰俸公嘆曰吾民免於離散卽以此報國家矣吾何以俸爲也民感泣負擔輸納不數月而額辦戊戌以考最陞重慶府丞會疾辭歸疏聞天子下詔曰同知某令西平六年清勤供職實心爲民救荒足方略不伐有勞寵辱不驚精誠孚及異類是大有功於朕朕甚嘉之今遽以官乞休朕不忍奪其加陞南京刑部主事致仕以優榮焉公父都御史東池伯兄總戎同春弟少司馬盛春副使隲皆名世大儒與公咸祀于鄉其政績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傳

五

大者在作興士類修學宮立義學申飭鄉保以提省愚頑買義田鑄大將軍火器均編附馬清保早祛除積弊諸所厝注可勒金石益公之心本乎仁其行仁有術故能爲天子愛民而民皆受其實惠如此苟虞利害矜得喪營營逐逐日墮汶闇其胡以鏡治心心不鏡治而欲民之無失所也無由矣若公者可以爲法矣

一 顧先生傳

三 楚文獻錄

自嘉隆距萬歷中天下咸重二顧夫子云二顧夫子益所併日巖桂巖先生者也日巖先生成進士官止叅知桂巖

先生成進士官止憲副然天下誦慕乃在公卿碩輔之上人固不因祿位重也作二顧先生傳

日巖先生者諱問字子承蘄州人也太母娠婉時夢巖端日升大如車輪驚寤而目中猶睹光耀流燭上下以故自號日巖云幼與羣兒嬉羣兒皆如尋常馳逐獨先生積瓦礫陳盤盂雍容揖拜作顓帝繫祈之語比入小學先以請于父母而泣父母曰兒飢耶對曰兒不飢欲讀書耳使就師師每爲句讀竟十行十行告覆無舛年十七有疾父母以爲憂先生曰病易興耳政恐以此廢學不至聖賢爲大

懼大罪也遂閉戶危坐時以性理遵養未幾補郡諸生第一登嘉靖戊戌進士己亥除浙西壽昌令昌俗生女多溺死先生至爲之厲禁凡生女彌月旌其父壽昌各以顧名女壬寅徵爲侍御史雖居官而講業不輟有陰忌之者中以他事出爲來安令甫下車邑以禮告多方區畫民忘其凶乙巳遷邠州守又明年陞浙中按察僉事蔬食清謹越人呼爲茹菜顧公庚戌陞叅議留越是歲弟桂巖登春官榜先生滿三年考階朝議大夫恩逮所生久之以內艱歸與弟桂巖同廬墓側三載服闋先生稱疾同弟侍封公子

山水木石之間曰冥揆真遇生理所在安能長逐塵囂不
爲色養計耶暇與王龍溪錢緒山弟桂巖講學于崇正書
院已未封公謝世哀毀如內艱兄弟復廬墓于鉛鉞水上
家食者十年隆慶己巳起徐州兵備組練者論皆合機宜
庚午擢八閩叅政天下向學之士赴閩者項背相望時弟
桂巖亦以南銓郎出爲閩海鹽軍副憲同地同官同時海
內嘖嘖而桂巖公竟拂衣然檄以隱先生曰吾弟年三十
九未強乃勇退如此吾奈何以顛顛之身共瘴烟海氛乎
弟固招吾隱也于是九疏乞骸得報歸歸則講學養道于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傳

七

時若念菴荆川剛峯甘泉見羅近溪東郊二耿諸先生以
及本州李瀕湖先後羊牘相應所言相證針芥所投會心
政遠先生一言一行必本于道衣冠與妻子語如對外賓
日長晝靜無一雜念自編日程以疏功過羅洪先曰子承
真聖人之徒也耿定向曰豈其忠信可行蠻貊論行誼鬼
神無疑矣唐順之曰不賞民勸不怒民威子承其近之卒
于萬歷辛卯年八十有一自拂衣以與海內尊宿暨弟子
良切劘于山野林露之間者垂二十年屬纊時迎武昌故
人劉應元爲別先生曰他事俱非在我惟去來明白不負

此生爾乃稟學者私謚爲中和夫子手編語錄詩文三十卷又詩文外集十卷萬歷癸丑桂巖先生亦卽世

桂巖先生者日巖之弟也諱闕字子良少日巖十七年生有異徵六歲頰焚祝天願爲道德性命之學以報劬勞恩十七補郡諸生志希聖賢甚厭薄舉子業封公強之始瞿然屈首帖括試輒高等年二十二舉孝廉先生欲侍親無意計偕封公隱爲之治裝趣行先生泣不勝及至都尙孺泣如別狀試事竣卽歸省道中閱朝報已成進士矣比歸敝褐寂如封公意且落第詢之曰兒已登禮官榜矣癸丑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傳

夫

當廷對先生不欲往封公不聽業緱劍待之先生涕泗交頤而別廷試二甲除爽鳩得與海內聞人相倡和歷下弇州嘗招之入社乙卯聞太恭人訃匍匐歸與日巖先生同廬墓所服闋與兄証悟道德性命宗旨不忍離誓不復仕已未封公卽世復廬墓于鉅罅之濱斬某村舊俗獷悍格捕逋賦數扞有司文網中丞直指公建議按法治之先生哀其愚力言于兵備使者與其州大夫願以禮化自請往偕門下數輩申以孝弟一鄉聽之不踰時而咸若于訓服除隨牒補儀部郎旋移南銓部勲司郎于時有蔡百貫者

倡教白蓮實繁有徒所司捕得餘黨數百人一切置諸理
先生徐爲之解曰若輩豈盡左道誣民哉或苦饑寒抑迫
脅而從之驅無罪之民槩從白刃忍乎因得及于寬宥當
是時公年僅三十有九決策不仕稍遷至閩中憲副予告
歸里前後推轂者凡二十餘疏竟不爲意召陟銀臺不起
朝夕從日巖兄抵掌討論思修身體道布袍革舄者四十
伍年前後宦遊四載而笥橐蕭然萬歷辛卯日巖先生捐
館舍先生悲不自勝至有隱几曲肱成一夢弟兄相見語
凄其之句先生自少壯而老非宦遊則時時左右日巖公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傳

五

日則促席夜則同被每出必揖必告所往歸則告歸日巖
公出入亦如之其孝友雍吉蓋如此萬歷癸丑先生年八
十有六春暮忽召子太儀孫天錫語曰昨夜夢聯云津吏
報增三尺水山人歸卧幾重雲是歲當大水吾將去矣已
而果然危坐垂目私謚爲宣靖先生先生治六經尤精詩
易所著有諸議諸說而其要以社學社倉爲王道首務云

李鑑池傳

三楚文獻錄

公諱際春字和元別號鑑池蘄州人也先世河南息縣人
武開始祖慶以軍功授朔州衛百戶傳信至斌改隸州

已又改蘄州俱世其官斌生俊從景皇帝征香爐山擒僞
至常同烈累功世副千戶俊兩傳至儒爲東池公始矢文
德以季子贈都御史東池公生男五公其第五子也生而
蚤慧九齡贈公歿撫公曰不及覩爾成愛日以學及時以
行務立身慎擇交敬受教乃與伯兄叅戎仰池仲兄諸生
思池叔兄比部愛池季兄少司馬夢池相誓立石世世無
析箸迄今六十年男女千指怡然同饗飲食以齒執觴觶
杯豆秩秩也事受成于家督橐無私財衣無常主身無私
力母太恭人黃憐愛少子不輕令就外傳十三始授章句

蘄州志

卷之五

傳

三

自講誥迫行文僅百餘日比部公方孝廉家居公執經焉
終身不敢序雁行隆慶庚午以第一補郡諸生萬歷癸酉
中鄉試第三名時御史爲舒公念廷方伯爲王公鳳洲皆
國士遇之丁丑成進士館試時江陵欲以才望見收公不
稍動遂不果試出宰浙之歸安有富監者淫人妻而焚其
夫姻連要津殆不可問公辛窮治之抵于理時神廟詔量
郡邑田豪右隱占獨累貧民公按籍履畝未嘗少徇分試
浙闡當路以愛子越籍見託許酬美官公峻拒其請癸未
量移戶曹丁亥督餉蘭州一幕官解數千緡中爲盜劫公

廉其寔以他美補之幕得不死戊子丁內艱服闋復督餉于蘭壬辰遷涼州叅議地方苦俵馬公力陳不使忤大中丞勿恤甲午遷督學廣西得人爲盛前所忤大中丞銜之以去任風影事見中部覆改調公竟拂袖歸絕跡郡邑別營郊墅以詩文自娛無何比部公亦致政歸而中丞公又復扼礦璫解節鉞三兄弟嬉咏林泉墳篋應和又亡何中丞公捐館舍比部公春秋高漸謝賓客公獨操家政十九年婚嫁子姪一出公手復增置義居義田以膳族姓重宗法車馬不入里門節嗇寡約繫于其官里中呼爲東門李

漸州志

卷之十五

傳

三

家嘗募數千金築堤長二十餘里障郡之赤東湖水患人又方之爲雒橋藕堤也癸丑以兩臺薦擢四川叅議回賊亂公壯方畧殲厥渠魁蜀以定乙卯陞河南汝南道副使過里門值比部公喪戚易備至徒跣號送汝南礦盜名沒心秤者聚黨千餘拒殺捕兵公計縛之數歲不登拮据荒政全活數十萬竟用是瘁而公病不起矣易簣時猶訣云吾登高科歷方面未嘗寬一民持一錢死復何憾獨垂老出山建豎止此報國恩未盡耳公偉身長髯英異天植內嚴外寬辨而不察坦而不阿非禮樂而有所紛華則稱不

晉太恭人病籲天乞代衣不弛帶者兩月自皇祖朝筮在
至卒官歷中外所至恪共不畏強禦不侮鰥寡不懼兵荒
歿之日僅以四竹籠歸嘗訓其子曰吾居鄉居官惟以鬼
神二字時時在念汝輩宜知之公不侈文藻而口所摠詞
皆成珠玉內行醇備博依而端于師友多信而寡貌嗚呼
真古之篤行君子哉

記 十三首

蘄州儒學重修記

萬安 眉州人

天順五年辛巳歲春正月蘄州趙侯重建廟學新成初侯

蘄州志

卷之五

記

三

來述職因遇安言將建廟學功成願有記也時安許之至
學正朱成具狀介生員陳玘來請曰功成而記之執事嘗
墜言于趙侯矣願無辭辭既弗獲乃摭狀記其成績按蘄
春本漢蘄春國後爲郡爲縣不一後周始改爲州後更置
不一國朝洪武初爲府尋復爲州然蘄州之有學則自宋
景定癸亥始蓋自漢以來孔子有廟不出闕里唐置州縣
始立廟通祀孔子然蘄之學雖起于宋而其學之有廟則
固始于唐矣國朝混一詔自京師及海隅郡縣咸建廟學
而蘄州廟學實知府左安善重建也然規制卑隘且歲久

顏敝戊寅春趙侯來爲州欲大之顧勢有未能迄再期民
懷其惠士服其教遂謀及僚屬曰廟學不飭惡足以安神
明崇教化吾輩奉朝命來官於州茲事尚怠何以塞職盍
撤而新之僉曰職分事也敢不祇承於是相與合謀市財
鳩工始建大成殿東西兩廡戟門櫺星門雕塑聖賢遺像
次建明倫堂進德修業時習三齋及賓客之位會饌之舍
至于庖廩咸以次備輪奐甚美規模適加始成祀聖育賢
之所而湖南北廟學莫有踰此者矣是役也以庚辰夏四
月庀工僅十越月而成迺二月丁丑侯率僚屬及諸生行

釋菜禮退卽丁寧諸生砥礪行業期其有成又爲之豐廩
餼蠲徭役凡可崇教道而敦俗化者侯固不究心也然蘄
介舒黃之間其形勝阻山帶河其民務稼穡士習詩書有
鄒魯之風比來掇科第躋要津以及持麾外郡顛顛繼出
今又得侯剛明仁恕勤于撫字汲汲惟學校是興政教是
舉則當坐收治化成效也可期矣所可書詎止工役之勤
而已哉故併言之使刻諸珉石用以志蘄之學則自趙侯
始侯名應隆字文盛早以明經領鄉薦拜知郴州尋以憂
去任服闋再調于蘄於時佐其事者同知淮安王倫判官

覃懷武信也若耆老助費匠氏効力者其名氏悉列碑陰云

修廣廟學記

戴珊浮梁人

蘄州之儒學在州治東背麒麟山面漢而齒通衢肇于宋毀於元復于國朝孔子廟規制咸備餘百二十年于茲守左安善錢敏王坦趙應隆莊轍其創以修者久之入於敝廟為甚且左逼于官民家叅以非其鬼之祠不可以尺寸展諸弟子升堂齋服師訓退而會講或獨息無與居在宋守李誠之王彥明通判秦鉅後先捍金元兵力不支死之

蘄州志

卷之五

記

三

王玠有事蘄黃鎮撫司會孔彥舟謀逆以罵遇害四侯之忠節學政所關欲祀之以表以式而未能者州當藩府末流監臨大吏曠歲無足跡雖有之亦不能以累日加之才不裕與力不足惡乎賴哉宏治五年夏秋之交司禮監太監蕭公敬錦衣衛指揮同知孫公瓚偕珊奉使蒞州既事待報謁眎廟學胥曰是誠修廣之不可緩者也而鎮守太監劉公雅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汪君宗器右布政使王君範知府劉君蕭具在以為然巡撫右副都御史樂安謝公綬進分巡按察僉事蕭山富君玳及知州山陽楊君淮而

言曰修廣有明詔矧得之爲有財綬當主之君輩其相以
成玆曰敢如命時祠已據法撤去聯屬數家商議他徙址
悉來售酬其直以丈計橫盈十而加二縱倍橫之數而加
三併之以秩隆殺繚之以堵高堅中構講堂五南向扁曰
麗澤前棲息房四十八間東西相向門三間西向扁曰道
義房絕處仍限以堵外構祠三間扁四節其廟學之殿堂
之齋廡之門庖倉庫凡棟梁棲桷板檻之腐折者葢瓦級
甃之破損者以至繪事解駁不鮮者一切易以堅良仍舊
增新規制益備且弘矣其費白金五百五十餘兩米二百

新州志

卷之十五

記

五

餘石酌官民之當取者而非正供非橫歛力亦擇其班役
于官用之始于秋七月至冬十一月訖工淮率同知鄭所
學正袁珽訓導楊浩衛永昌諸弟子吳山游仲瑀輩請爲
記珊嘗爲御史爲按察司副使董學西南每思誦法孔孟
而忘筌蹄者切恨之所請能已于樂道耶洪惟我朝聖聖
相承稽古右文置學立師徧郡縣簡俊秀充弟子員衆而
教之所以瞻仰聖賢申申天天侃侃巖巖之氣象所講讀
易詩書禮記春秋文字所明所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
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驗諸身心而有得形諸詞說而不

悖推諸家國天下而可行從厚糜餼以養之公貢舉以登之班爵祿以用之是則居之無異術取之無異途矣於戲孟子三遷其業隨之程子見獵猶動俗好人非大賢異處顧可居之乎廟學之所以修廣要非美觀聽而已幸相與深鑿而勉進之師知所以教弟子知所以學毋壞心于異術毋失身于異途處爲正士以善其俗出爲名臣以善其治雖遇變臨危成仁取義亦無所難矣夫然斯有以衍我聖祖文明之化而于教養之恩作新之圖均不負矣雖然春秋以民力爲重築臺囿作門觀新延廡法無善書今茲爲來勸固不可少也庸書以復

新州志

卷之十五

記

美

崇賢祠記

邵 寶 無錫人

新州儒學有祠祀其故學正莆田薇齋林先生先生去蘄州若干年矣其生也故祠之其歿也春秋饗焉至於今不衰仕蘄之君子謂是舉也義不可弗繼乃葺其祠之敝益加崇奉而使來請記其事也寶作而歎曰於戲盛矣此古之遺教也夫古之教者蒸教之以學率之以行格之以規

浹之以恩裁之以義而分不與焉非惡夫分也徒分不足
以爲教教之本立矣則是分也乃吾教之所以行也而益
以遠故有林先生之教則有蘄諸生之思觀其所思而教
于是乎可知矣非古之遺而今乃有是哉今學校之師例
出銓注其于弟子蓋分相與也始先生至蘄諸生事之亦
以分而已矣久而資其學焉懷其恩焉畏其義焉曰先生
吾師也是雖不吾蒞固將輕千里而從况以朝命而來哉
於是凡蘄諸生無長幼後先翕然以歸論者謂蘇湖之風
復見于蘄而先生擢揚州教授去矣此祠之所以作也竇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志

不及見先生見其孫中丞公出故太常少卿贈禮部侍郎
公文所爲先生墓碑謂先生始爲諸生學成未出提學高
公強而後舉及會試得乙榜例授學職或勸之辭不聽卒
以教顯其校文格以義理無少遷就時稱得人至以養歸
自揚尚未老也郡守岳公蒙泉客之訪之則答餽之財辭
之蓋其少也敏而重其壯也順而莊其老也靜而廉迹其
學行有古之遺焉以是爲蘄之師其規也非抗其恩也非
徇其義也非激吾所謂古之遺教固在是矣蘄之諸生曰
先生吾師豈過也夫鄉先生歿則祭于社古之道也今蘄

之爲祠實取諸此而義起焉者視尋常名宦之舉相去遠矣且學校達天下而祠其師如蘄者乃不多見蘄之師在先生後先無慮百人而惟先生是祠蓋功深思遠自有不能已者而豈徒分所能致哉記禮者爲學莫先于嚴師而極其効至于民之敬學其于師去而祠歿而饗其爲嚴至矣推是心焉爲子必嚴其父爲臣必嚴其君固興起于斯豈直知學之敬而已哉然則是舉也其亦古之遺也先生諱宗字存敬敬齋所自號系出唐九牧若干傳而至先生中丞公文章德行望在海內蓋古遺才君子推其所自亦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三

必歸諸先生云

新建廣儲倉記

馮天馭州人

蘄舊有藩封戎衛官僚胥卒歲額俸餉取諸近邑而僉總于州登儲紆給亦舊有倉所法俾諸合食于公者月具券以請爰便稽覈無黠怙寡弱胥均焉蓋肇造惟昔多歷年所迄于今日就傾圯而奸罔弊匯法意寢失可慨也愚往家食嘗習聞之每會計自上州時走牒于邑輸不若期率稱遺負卑官貧卒間罔自贍始舉而鬻諸里之諸豪取值濟乏其所獲固不逮按給之三之一矣積習薦久僞冒

叢豪者或以基富乃謀牒卽邑賂吏計將專之緩所部赴以需而官卒之嚮嗟嗟未愬于上末請于州末速于邑而復靡所恃以生活欲不盡鬻得乎鬻且盡豪者故善通謁狀態種種而坐守鍵閉倉人之職虛矣又其甚以嘗發給之券更市以歸遲之歲時漫詐乞補有識者閱之而未由以易也歲壬寅五月巡察沱村史公褒善肅憲貞度以風羣屬檄郡推近川查侯秉葵臨視州邑搜跡垢弊迫于靳首及倉務纖悉無遺見焉獲犯者百餘人各寘之法收贖金三十餘斤以付公幣一時政禁孔嚴人矢弗貳侯曰清

靳州志

卷之十五

記

美

額而時給之弊源刻矣吾其新若庫舍以廣儲峙遂闢于兩臺諸司可之而巡撫石公杰先是拒請議資並亟嘉子曰沿襲殆深釐正非易允惟子之賢之須侯既底定舊址移屬州守張君洗同知李君智判官文君炯董其事胥飾奮庸冀答委遇以所藏贖金鳩工購木建倉凡四每倉凡五楹左右對峙藩衛州司各扁識以辨中設廳宇是蒞出納其前爲憲史行臺堂一室一房房二門二蓋舊臺僻在城隅之下區數議遷未果今並創之週遭百四十五丈限以高垣井井煥煥惟十月戊子興事十二月乙酉工

告成民多未知若役者聚而來觀皆相顧噴愕謂是奚從
有邪奚不藉吾力也侯再戾斬過子問記曰此惟兩臺諸
司威德之致吾懼莫贊其美于今而或泯其績于後也將
礱石以傳馭曰唯唯愚無以遠喻也侯其觀于廩之未穴
棟之未蠹乎而何有于敝也久也隙焉虫鼠乘之矣乘之
則廩棟且敗補塞罅漏勞鮮於益固不若易之而絕其穴
蠹之所由生斯善治已不然安能使不斲夕齧食而大壞
因之故泥常守迹未有不爲虫鼠樂趨之地也今茲之舉
察弊惟悉而變以救之周務之智也將命惟慎而勇以成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早

之敷德之忠也取足于贖以存戒而民用無擾操術之仁
也俾邇于憲以廣威而人用有做秉法之正也維官若卒
歲得藉以均食永永有餘惠也維豪若吏時得賴以遠咎
永永有餘畏也一事而數善備焉是可以無紀也哉愚何
謝于不文不執楮墨之役

重修城隍廟碑記

馮天馭

歲二月辛卯吳都竹里馬侯承學修蘄州城隍神廟成節
判文君炯率僚士耆旄過寢疴別業謁子爲記子寡于文
承命惟谷然誼不得謝乃諭于衆曰侯自尚書司馬卽來

貳 蕪務甫四越月姦疆帖柔隱詰發舒政稱孔肅民翕嚮
治予方慶惟邦土之依冀專于理爰速丕義顧遑若役爾
耶且廟久而圯圯而復緝常也常則不書而惟文之需之
亟也然哉僉曰侯適視篆有盜公所吏牘者詰吾自侯爲
禱于神且再矢新頽宇用答靈貺享果夢授之獲盜者某
抵法收散牘還于官凡聽決率類是是固侯精誠之極之
感而神之翊相於茲爲烈焉願紀一言以資鑒石予惟國
家受命奄有方夏咸秩祀事郡邑城郭溝池山川阻固有
神主之而統其祭者謂之城隍神與天子之命吏寄同楹

此已也掄方明而災福之其理蓋相消長盛衰焉爾吏而
司平集和于治則民不干紀壤鮮崇孽神第享成或歆禋
祀不者如疾疢薦興旱溢時作神之不吊有餘譴焉吏罔
攸職矣然鬼道顯人道晦又有識者所憂吏固不得一聽
于神而未鑒以省也昔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縉雲
令李陽米躬祈于神約五日罔應有峻議焉及期果雨乃
爲遷廟報之使令而非陽水也祈且不克矧期以約以峻
乎顯幽相需影响若捷侯與陽水均必有得此于神者然
神吾心也其氣吾氣也中和之致位育因之圖度者爲僉

功者僭皆非所以語於斯也本體皜皜精明密察靈源不
物無遺照是固吾人之所以自修而存神其道二乎哉
子與侯乙未同薦于朝稔侯夙學遠業萬不僅是漫述事
略并就定之慮則絕歛計庸戒亟又侯灼今芳後之餘也
廟修退殿一坊一門肇建齋寢一時日出納與諸從役名
氏具列碑陰云

蘄州江防分司題名記

蔣信武陵人

湖省古荆楚地昔之稱荆楚者曰江漢爲池蓋江自夔陵
荆州會洞庭湘漢歷九江會鄱陽而東盤帶上下凡數千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里

里楚實借其形勝昔人謂之天塹以其地當留都之右臂
然上而鄂岳下而蘄黃據圖以觀則固均東南喉襟也自
入皇明以來凡其要害所在設置兵備久矣而江防獨闕
焉豈其慮偶未悉邪嘉靖戊子朝廷用中外議始設兵備
故事整飭上下江防然止一員分司岳州府越丙申乃復
用中外添設下江防僉事分司蘄州其轄則由蘄黃西盡
漢陽北盡德安其兼制北則汝寧東南則九江南昌安慶
悉在焉其職務則自整飭戎備督察寇竊外凡糾貪殘勵
廉能辨獄訟查庫藏皆得以憲規從事焉蓋自是下江防

始石專責矣其分司居藩府州治之間其大門儀門廳事
退居燕寢左書院右射圃之制創于初任劉公亦齋光文
成于繼任卜公監泉大同越庚戌翁公丹山學淵以代卜
至乃於儀門外左爲土地祠右爲抄案房而又于分司之
前置石坊者二扁其左曰蘄黃重握其右曰江漢巨防于
是分司之制視昔益備大江抱而後羣山瞰而前體勢尊
嚴隱然爲江雄鎮矣公曰官司立石題名古也其容這諸
遂亟圖焉而請記其事于道林子道林子曰蘄黃雖楚之
東門然以觀天下之大勢則雖秦之函谷不能過也行道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聖

之人過深山崇林而悚焉畏者以其有虎豹居之也不然
則從容掉臂往矣夫江防設矣嗣今秉節而來者未有已
也得不得爲茲鎮深思長計之乎夫古未有文武之分勘定
掃除之績每出于講習詩書之士也非古之才異于今也
以古之講習詩書者平時則以天下事爲己任當其職則
孳孳汲汲知有國事靡卹其他是故心盡力殫則文武之
才並裕蓋不外此心而得之矣吾聞往者亦齋以嚴治監
泉以寬治忠赤同而仁義從時者也丹山公以其純潔夷
粹之望顧方起謫之餘超擢柄重以去宜無待朞月而固

阜皇焉爲鎮計其久遠有如此非思協心以同底于道者乎夫天下至變者時也運之者人也發揮文武以爲經綸者心也嗣茲任者顧不在盡厥心焉已哉丹山公曰名言哉不徒記也已宜鐫諸石以爲永訓

建復四節祠記

翁學淵

括蒼人

蘄州舊無四節祠宋治五年壬子知州楊淮始建時刑部侍郎浮梁戴公珊奉使來蘄修廣廟學考宋守李誠之王彥明通判秦鉅後先拒金元兵力不支死之王玠有事蘄黃鎮撫司會孔彥舟謀逆以罵遇害四侯忠節學政有關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四

故于學東隙地構祠三間另門道出入用以妥神額曰四節祠後十七年知州陳霽移置泮宮坊隨令廢撤主入敬一箴亭後春秋舉祭如儀此四節祠之顛末大畧也按宋史李誠之傳公婺州東陽人知蘄州宋寧宗嘉定十四年辛巳金人犯境極力捍禦城破于士允鏖戰死引劍將自刎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毋辱妻及婦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廟祀于蘄賜額褒忠仍贈其子通直郎妻令人婦孫皆安人秦鉅江寧人通判蘄州與誠之協力捍禦不支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

冒火挽出此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赴火而死
子浚與濯皆從父死鉅贈五官秘閣修撰封義烈侯浚濯
贈通直郎淳祐十二年仍封鉅義烈顯節侯合祀李誠之
廟若同時死節之士防禦判官趙汝標蘄春縣簿寧時鳳
州學教授阮希甫都大監鎮嚴剛中錄事叅軍杜鄂蘄春
縣令林肇統領孫中江士旺皆蒙褒贈有可考者志載王
彥明守蘄州元兵壓境力戰糧乏忠義不屈挈其妻乘大
艦于城西龍眼磯鑿艦沉水而死州人以爲烈士立廟于
磯之北岸祀之景太間知州金銑展地重建王玠蘄黃鎮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聖

撫司司幹辦公事會孔彥舟謀叛玠開陳百端不聽入罵
曰逆賊萬段彥舟并玠家屬沉之龍眼磯而死此四侯之
忠節行實也夫誠之與鉅之死同事同時褒忠之廟同祀
已久定矣二王之死雖時不同而地同事同烈士之祠同
祀亦無愧焉客歲予以事過龍磯見塑像露坐江干詢之
曰此烈士祠也心愀然不樂適致政郡守賓雲王公語以
居民僉議建復尚艱于財力予卽毅然成之于以慰邦人
尊祀之思若褒忠廟廢合爲四節祠固宜昭揭于人與日
月爭光使百世之下咸知感慕興起庶幾天理民彝之心

可以不泯迺今重以廢弛而兩諸學宮之後地不容旋官僚諸生時祀展拜無所庶民子弟至有罔知其典故者褻神簡禮甚矣不亦大可憾耶予生忝與李誠之公同鄉每誦真西山爲公傳記輒歔歔不已州人少叅顧公口岩憲巡東浙爰念桑梓被公餘澤旣訪其家親奠之復刻褒忠集徧遺鄉人且諄諄語及欲予復建茲祠乃檄知州崔君一濂亦忻然從之遂命州判官徐光衛指揮王天相董其事其費則取諸醵贖與民之好義者相率構之度地得學東故址延袤約三十丈有奇繚以周垣樹以門扁中祠三

間置木主四座而以同時死節者配食于左右後寢室二間塑公與妻孥同死難者肖像使侑食一堂儼如其生或者忠義之魂炳炳有靈未必其不敘家人嘻嘻之樂也噫物之在天壤間久則必敝惟忠義之在人心終古不磨方公之初守新也完城備械選兵足食敵氛方熾凡以保障斯民者靡不汲汲圖之以爲死守之計卒至援兵旣絕智力俱困躬自蹈之獨其忠義矢志心形諸言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所欠一死慷慨殺身其視巡遠真卿武穆數君子相伯仲焉推李侯可以知三侯之心

矣三四百年來凡蘄人士緬懷四侯往事未有不潛焉出涕瞻侯遺像亦莫不肅然起敬非由衷情之所發有如是耶信乎忠義之有關於世教大矣抑予重有感焉四節有祠創而始之者前壬子也病于隘陋倭而復之者今壬子也六十年而興廢之迹若合符節豈非默然之數耶祠成咸謂不可無記而以屬草于予第愧荒陋不文勉強執筆識其歲月終始得以附諸戴公廟記之末竊有光焉異時采人載志當有博雅君子其藻潤之是爲記

重修二王烈士廟記

王儼州人

蘄州志

卷之五

記

五

忠義之在人心古今一而已人同此心則同此理同此理則同此忠義也惟其同雖于世之有盛衰時之有成敗而吾身之生死殆有所不暇計者亦惟成就其一是已爾嗚呼孰有如二王烈士之舍生就死以全此忠義者乎考之實錄云王玠吳郡長洲人南宋爲蘄黃鎮撫使王彥明未詳何許人宋季爲蘄春守當王玠逢總管孔彥舟有異志謀叛問計于玠開陳百端不聽入罵曰逆賊萬段誠欲反幸先殺我彥舟遂囚之併家屬沉于龍眼磯下乃宋高宗紹興二年也王彥明守蘄春惠德在民當元兵壓境力戰

日久糧乏不屈民不忍叛未幾城陷遂挈妻子乘大艦于
城西中流慷慨繫舟沉之乃宋理宗景定四年也夫二公
仕于蘄時雖不同其生而姓偶同死而地偶同况亦忠義
之在于心自有不能不同者乎蓋嘗觀高宗旣南渡而大
下盛衰之勢可知元主取江南而彼此成敗之迹已著世
變輪雲渙萃不常大端已不可收拾而况蕞爾一州一郡
乎使二公中無所主而從盛以趨成亦隨時以就功名而
可圖者乃能奮不顧身不畏死而罵賊寧舍生以自靖其
忠義之氣上薄雲霄下臨江漢此心有如此水而龍磯爲

藏壑乾坤主蓋棺其得死所之地也信哉二公相隔踰百
年而各相安于忠義者乎先是褒忠弔古者哀其志而立
廟于龍磯之涯屢經兵燹隨修隨廢維茲辛亥秋楚兵憲
丹山翁公臨江按迹慨發金貲亟圖修復而蘄守崔君遂
鳩工掄材暨祭案儒紳集議相視越三月而創成之于是
二公生像凜然上無風震雨凌之患下俯洪濤激浪之區
但見其崩騰瀨莽間旋若昔年之憤聲怒氣未終息也何
其壯哉何其壯哉廟成不可無紀予林下間官也承丹山
公命據楚通志古蘄黃志及二公傳記而旁搜無疑若蘄

續志誤以王彥明爲土著因仕晉不受劉詔而遽沉于水則不審軒輊而死傷于勇矣其何以信後哉雖然二公忠義言之芬齒頰書之輝簡篇地下有靈亦自得其心事之真而俎豆于斯廟宜矣又奚所容予喙耶是故可不辯

四見亭記

劉廷闈 安城人

蘄陽郡治負麒麟山自山之麓壘石十級委折以升至于山之巔有亭曰四見今郡守雲中李榮祖所重建也亭之高仰瞰城郭廛居鱗次若在淵谷岷山嶓嶭之流洞庭雲夢之滙合集奔于滔滔洶洶千數百里而來縈帶洲渚橫

蘄州志

卷之五

記

七

流于亭之前而後紆徐以東去吳蜀荆揚之山高者插霄漢遠者隱烟霧昂者龍驤伏者虎踞莫不出奇獻秀畢赴乎軒楹之側至于林廬之隱見溝塍之分畫原隰之表衍衢里之衡從凭几而觀近在目睫于是一郡之勝概畢萃于斯亭矣按圖志郡有舊址在廣教山一名白雲山去州西北

五十里蘄水界其陰水北白雲山有四見亭則故范忠宣公純仁所名也宋治平中忠宣以御史言事出守是邦暇日升白雲高處徬徨顧瞻而樂之山僧爲之作亭忠宣喜而名之屬士林敏功爲之記其後郡治薦罹兵燹轉徙不

常再易所而至于今治凡城之廨宇里間臺榭之觀釋老氏之居悉遷于治而不易其故名故麒麟山之亭非復白雲山之北而四見有扁猶仍其舊焉然其爲室卑陋弗稱歲久且圯李侯承天子命來爲郡牧思所以稱朝廷遴選任賢之意廉以持身仁以率人恤民隱祛吏蠹期年之間弊無不除廢無不舉令行禁止闔郡大治迺乘其餘力撤故亭而新之重簷穹楹焱舉霞映雄峙盛麗倍蓰于前而未嘗有一毫賦于民父老聚觀而美之曰偉哉斯亭前所未有也仁哉太守其使吾民安于田里以同其樂也于時

僕自江右校藝還沔李侯邀余舟宿江之滸設觴豆于亭上曰亭成子適至宜文以記之辭不獲則敘其因革始末之故以示來者舉酒而復于侯曰吾聞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侯之爲政其庶幾古人乎侯爵觴而謝曰吾不足以知之然吾聞之百年之先長淮大江南北烟塵桴鼓之警交平遠邇斬于斯時號爲邊郡其人狼顧倉皇莫之攸庶方是時士君子之遊于斯欲頃刻遊觀若今日暇豫其可得乎吾今升高以望四境桑麻連陰禾稷蔽野黃童白叟熙熙然遊于雞豚之社商馳宦舸東西上下于江波烟

謂之中者朝暮而不休太平之盛世久矣吾黨之于斯也
得以燕居祿食幸其風淳俗簡時和歲豐而與斯民相安
於無事委蛇自公時從僚案賓友嘯咏斯亭無寐官之譏
有登眺之矚聖天子之深仁厚德所以光被寰區而昭庶
類蓋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又不特一郡之幸一時之
美而已余曰盛哉侯之言其將致吾君于唐虞之治而與
天下同其樂歟遂書其言以爲記

江山清趣亭

戴 珊 侍郎

崇治五年壬子五月戊寅珊借司禮監太監劍潭蕭公錦

新州志

卷之十五

記

五

衣衛指揮同知鄒平孫公奉使黃之新州命下甫七日卽
就道衝冒暑雨跋涉山川如是者月餘比會鎮守太監劉
公巡撫右副都御史謝公巡按監察御史汪君暨都指揮
同知高君布政使王君按察司僉事富君往理乃事月又
二日事始竣以聞孫公北庭也南壤伏暑殊不堪擬館鳳
凰山之四祖寺殿堂門廡簷礎聯屬又無從而風之爰率
官奴剗峻坂小徑蚓曲魚貫而上之得隙地孔良凹凸者
平之欹斜者正之燕亢者芟之構亭一間雕飾不施門戶
不設後抱平岡而左右翼猶就剗前駕殿廡城堞而出之

無所障蔽長江大湖一碧千頃遠近山岫起如劍截伏如
波濤柳陰荷香鳶飛魚躍相率爭獻奇秀天風時來肌髮
颯爽恍若身世之在廣寒九成也蕭公爲書江山清趣扁
之作詩若干首孫公方適趣于柱笏凭欄之頃而有感于
侯鴈南歸之音江漢朝宗之勢愔然思以憂日瓊職在侍
衛出入禁闈天顏不違咫尺外處及今夏向秋矣而我聖
躬天祐歎帝德日新歎文教興行而武衛不弛與求賢從
諫若渴若流歎一切無復瓚所與聞者能愜然不介之懷
徒戀清趣于一山一水之曲邪常舉以語珊竊惟人所以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五

參三才而靈萬物謹諸天人之際而已故月令有曰仲夏
可以居高明遠眺望升山陵處臺榭范文正公曰處江湖
之遠則憂其君孫公出積善餘慶之裔好讀書明理道通
古今謂父兄門地不足恃膏梁統綺不可溺不避艱險左
右大將軍克捷貴陽之不庭者以奇勲授顯秩屢御使命
之汴之陝之南京綽著聲績今茲一憂樂張弛間而順天
時修人道符合古先聖賢之語良可書也雖然地因人而
勝人以賢而名韓昌黎之詠谿堂蘓東坡之賦赤壁歐六
一之記醉翁亭後之人誦其詩文猶想其盛美蕭公名重

海內而詞翰得之者不啻若隋珠荆玉然重孫公之賢大書長扁無所吝而謝公輩紀之皆傑作千古江山一時光重亭之名未必不與谿堂赤壁醉翁同其傳也而珊得以託名于諸公之次其亦榮且幸歟知府前監察御史劉君肅偕知州楊淮請爲記遂書以歸之

重修石鼓寺記

荆藩維庭

梵宮古刹稱名境者多借靈江山形勝而其完缺修舉實資人力成之蘄郡濱江麟巒鳳嶼環峙東西城北則石趾中流名曰龍磯遠折城南石又粼粼騰出名曰浮玉磯泊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五

岸數武廡有遺址曰石鼓寺志稱建自宋咸寧間至所名石鼓殊未悉何解俗傳寺有石形如岐陽石鼓宣王獵碣之類說亦杳無所據考諸紀載雖白鶴鼓槌零陵鳴石河鼓星擗蜀桐扣响種種奇蹟多有之亦何取義而名厥寺嘗搜覽名山凡剏關精舍恒視一方風景所聚昔惠藏道通二禪師緝茅紫玉竺道生監石爲徒禪乘宗風聞性空寂無聲有聲棒鳴癡聾以臆釋之或亦靜峙兀巖神鉅遠覺將寓有微指非僅如里俗傳云者予藩先世自建昌遷國于蘄覽茲形勝爰議修舉乃不靳重貲命承奉院古

其役鼎新殿廡莊嚴佛像一切鐘磬爐瓶之屬咸爲鑄造
寺側園囿給僧蔬供以司香火爾時緝宇巍然頗多幽致
委稱境內名利數百年來江山臻勝浮玉磯壘成高閣遊
覽名勝者駢集江濱而茲寺日漸頹朽郡中賢士大夫慨
然有修葺之議予遂嘉與維新捐貲助役共襄盛舉殿循
舊宇規制稍更繚以周垣可禦風雨而後殿居奉接引大
士則向來有僧載赴海上阻畱茲地者機緣相湊良自不
偶昔之缺而未完者今固犁然備之矣憑眺江山來憇斯
宇叩寂聞聲寶花香散將無枹舉響應種性菩提鼓甲而
勝共垂不朽云

新州志

卷之十五

記

書

文昌閣記

吳國仕 新安

蕲陽吞吐吳楚志所稱淮壖之上腴而帝轂之衝會也其
脈自潛霍溯流蜿蜒數百里至蕲之東南隅伏行水中突
而爲磯泛泛焉與波光上下文其名曰浮玉其石如牛如
犀如象如馬隱隱現現夙爲檣帆患然砥柱江流最爲奇
勝非若零陵之燕徒作怪石供者先是江防侯公築基構
亭創無前之蹟而韓公復增益之尋以大浸就圯蓋無人

不塵修舉之思焉不佞承乏茲土歷歷江波見此磯映帶
山川前賓圓峯後枕馬口右擁麒麟鳳凰之正氣左挹唐
嶠玉屏之晴嵐躍然鼓袂曰洋洋乎大觀也哉此固斬之
地軸也而夷爲孤嶼耶因聚族而謀鳩工採石基增丈許
建飛閣以峙之祀文昌帝于其上按天官書文昌星在北
斗魁前與三公同此閣正位于巽巽又爲太乙文章之府
指笏斯郡則星之所臨氣之所鍾上感下應化機周流誠
有如玄禦經之語云尋暗黃潤之氣歷紫薇經陰德爛然
文昌之次必郡文學應之矣閣成之日進諸文學而校藝

蕪州志

卷之十五

記

十五

其中語之曰李青蓮登落鴈峯謂呼吸通于帝座恨不携
謝眺驚人詩來今登此閣非惟心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諸生能作是觀乎試與子摹境會心縱目遐睇彼夫層巒
絕岫插漢排霄長江巨濤一瀉千里非卽文之雄傑而浩
蕩者乎花洲獻妍雲樹騰蔚朝霞夕暉水天掩映非卽文
之菁華而濃郁者乎風靜月輪霜空雪嶽澄江如練絕無
纖疑非卽文之清虛而瑩潔者乎梵磬雨聲漁歌江韻沙
鷗與臯鶴爭鳴簫鼓共松濤競響非卽文之樅金戛玉鏗
然鏘然而餘音者乎乃若空嵌巖罅嶙峋硤迥狂瀾于

既倒障百川而東之則文之挺幹標貞其屹立有如此矣
又若虺喧鯨舞雷响電激川岳倏然色改育賁愕而魂搖
豈非文家之神奇變幻驚風雨而泣鬼神者哉况馮欄柱
頰望大醫之蘭若撫興霸之雄圖思禹功之平成拜壯侯
之義烈捐柴桑之故里問白甫之遺踪弔古長吟但可收
爲毫端揮灑之用諸生際此佳景賦雄風歌白雪揚葩振
藻能無解筌于境物之中而探珠于文字之外者乎江山
助人良非虛語異日驥首龍津翔翔皇路沛然若羣流之
赴海而巋然若一柱之支天長發其祥則地之靈以人傑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美

重斯閣且載以不朽寧獨與黃鶴岳陽諸名爲徒聳澤國
之觀已哉閣高三丈許地直六丈餘橫半之苑以累石繚
以周垣翼以長廊繪以丹青閣下三楹中爲游燕兩隅一
爲僧舍一爲庖湍所是役也經始于孟夏落成于仲秋約
貢金錢肆百餘緡捐助者有荆王劉憲伯劉少叅及郡守
佐紳衿商庶若而人其餘金置田若干畝以供祭祀香火
饋餼并賑貧生之費另悉別紀董是役者州守倫應祥州
嘉吳繼宗河泊張桂省祭盧楷諸生孔庭訓盧如鼎例得
前書是爲記

吳公生祠記

李維楨京山人

新安方伯吳公以憲使部武漢黃三郡治蘄樹風聲著話
言引表儀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教防利委常秩暮年吏
恪于位兵輯于伍農狎于野商旅出于途時無逆數物害
無生尤以建國長民教學爲先羣所部博士弟子員而董
振擇之游有鄉處有所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
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體貌以左右之明法以宣翼
之恭敬以監臨之勤勉以勸之德音以揚之爲新學宮使
羣萃而州處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又爲置田廩于籍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五

東南鍾而藏之而匪頒之貧士無失職者又以山土之聚
藪物之歸川氣之瀛澤水之鍾也當江下流中疊石爲山
建文昌閣其上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亦不散
越於形法家言最勝州人士爭自濯磨求無愧爲公弟子
春秋獻賢能書升司徒曰選士升司馬曰進士辨論官材
布在中外倍于疇曩州以文獻大國名國人與四方縉紳
學士歸功于公而公已晉秩行其門人歲時伏臘有事于
文昌閣者相與歎曰吾黨小子仰公若黍苗之仰陰甫公
實比陰膏澤之使成嘉穀薦在宗廟夫文昌血食于茲非

公何有吾黨擇柔嘉選馨香奉犧象陳鼎俎靜巾幕考鐘鼓駿奔走于文昌而會不以簞食壺漿如鄉者迎送公惡乎可庚桑楚匹夫耳居畏壘大穰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祀而稷之不腆蘄稱方州公之爲德也深矣植本也固矣生而尸祝公不亦可乎夫公盛德大業學校則祀瞽宗廊廟則從大亨他日誠未可量然而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及今日而祠公觴酒豆肉庶幾公不吐夫亦感恩知己至情不容已也諸與余善者走使質余于禮可否余報之曰禮非由天降非由地出人情而已諸生情之所至禮亦至焉是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記

庚

爲禮以義起天誰曰不然余按舊史生祠自漢樂布石慶于公鄭重張負任延以來代不乏人人無異議秉彝好德民所歌舞天必從之禮從宜因時惟至當之爲貴復何所疑諸生日宗伯典禮稽諸古而不謬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照之其在斯乎祠成錄其說勒諸麗牲之石

顧氏祠堂記

王世貞

昔者三川之民被髮而祭于野夫子蓋譏之云先王之世亡論貴賤人人得緣等盡其孝而秦好尊大制黔首毋特祠卽卿大夫過抑殺嫌其比于上冢不復廟矣而熟于禁

者以爲固然而忘其自甚或一政大臣坐祠寢見糾有司
至勞王斥縣官費爲廟者噫何其陋也斯顧公業諸生
時則已非之歎曰大夫之宮鱗然其後者山節而藻稅
所以自辱亦足矣卽藉先人遺饒什一之息亡所施施之
叢材之社而奈何斯一椽先人也此何以教民孝且合族
哉于是謀祠祠其高大父以下而屬爲諸生力未遂久之
公二子按察問比部闕先後成進士各以祿之餘至公乃
合耕之餘庀材鳩工爲屋灌于楹卜宅之陰厥枕維岡堰
坎爲塘割燥臨濕檜栢蒼蔚深靚洞幽神所憑依春秋牲

新州志

卷之十五

記

五

相協厥資益置腴脂凡數十租族之貧者遴使奉祠取
其秣以醴苗彼羊豕左右殮穢以給事育祠旣告成乃合
昆季乃率子姓卜日之言奉高大父以下入祠左右昭穆
咸秩于禮肅若盼壘儼若有體雍容裸將始卒不愆尸警
位嚴靈風蕭然旣畢事公乃餽神之賜揚觶而戒曰嗚呼
凡我後人毋墜忘先德歲以其日必躬必慤予思日孜孜
砥節厲心毋辱其遺衆穆如也又翼如也以聽君子曰不
忘其親孝也合族而以惠遺貧仁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士大夫家有廟也顧公風之矣其二令子宜哉

序 六首

蘄州舊志序

翁學淵 丹山

郡邑有志非制也其昉於作史之遺乎周禮分六官以掌九州山澤人物財賦風俗之故冢宰統領其事亦總爲史官之職下至列國亦各有史以記言書事若職方氏所與之圖志卽今州郡所載之實錄以俟史氏之採擇二者事實相因而權則稍異故曰志者備史之遺史者稽志之成也然史以通紀天下之故每稱汗牛充棟輒厭其繁志以專紀一方之書脫或因陋就簡人得以訾其失矣故作史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序

李

宜畧修志宜詳而公是非核事實慎去取嚴筆削俾之信今傳後以昭勸懲以示法戒以維人心以助風教其致一也第古今作者志向異趨抽繹殊製蓋有鈎元索隱語涉荒唐其失也誕高談濶論好爲侈大其失也夸膠於故常捕風捉影其失也泥溺於凡陋庸猥瑣細其失也鄙語誕則弗經語夸則弗實語泥則弗達語鄙則弗雅夫經以植常實以敦本達以通變雅以崇正病是四者而古昔渾渟灑灑颯颯之風衰矣緬維楚服蘄古名郡漢以前莫之可稽唐宋以還名賢忠烈樹勳揚休輝映簡冊入聖朝文表

武滂海內從乂又幸密邇龍飛邽都沐化殊勝荆藩宗室
綏惠尤切士習民風之厚胥飭胥守確然未之有改人文
宣朗視昔加隆適可尚已愚不佞謬以憲臣握兵茲土風
紀攸司昕夕惴惴焉以瘵曠厥職是懼而於崇學校育人
材重彞倫端風化抑強扶弱釐奸剔弊修廢舉墜竊有志
焉而力未之逮也間取州志一繙閱之迺嘉靖己丑州人
甘君真菴纂輯其用心誠亦勤矣第出於一人之手聞見
失真蒐獵未廣不免有掛漏魚豕之患予未愜焉矧可垂
之永久乎重越二紀缺畧殆甚板刻家藏邇遭煨燼宰物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序

李

者若啟以重修之機而默畀予有主張之責焉也鄉士夫
揣知其意亟請事事予惟天下之事行之匪艱而主之惟
艱謀之于僉宜決之于獨築室潰成盈庭執咎匪主則渙
然靡統匪決則悠然罔斷雖有智才弗能就緒爰乃毅然
任之檄州守崔君次泉經理惟慈諷曰闕禮延鄉先生
賓雲王公湘東郝公總裁纂輯會闈雋士顧君桂巖以在
告未與鄉貢士陳君龍坪高君紹厓楊君蘄南郡庠生田
子于藍鍾子沂同任校編據通志楚紀合黃志蘄志凡有
關該載羣書採錄無遺揮汗竟日不謝勞匱予公事多

適館授餐躬親校閱諸公筆削去取固徇私請視舊志之
缺者補之訛者正之繁者刪之簡者增之疵且穢者剟之
之於是文獻足徵義例允協頗爲一州之完書矣甫閱月
而脫藁雖曰廣衆思集衆益工不愆于素亦幸甘子先有
載錄而折衷彙括有所憑藉也否則今志視昔事詳而核
文增而粹顧其功成之易且速有如此哉是志也分門別
類釐爲十有二卷一曰沿革則禪代職官之故詳矣二曰
選舉則古今人材之類辯矣三曰疆域則山川風俗之大
可攷也四曰建置則公署坊郭之類可推也五曰版籍則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序

奎

戶口財賦防衛之織悉具矣六曰藩封則宗室官僚兵屯
之規制存矣七曰名宦則吏茲土者賢否別也八曰人物
則士之賢者行義彰也九曰祀典則明禋之誠敬有徵也
十曰藝文首之以御製尊王之義也次之以十一十二曰
詩文名賢之墨蹟不泯也有凡例以揭其槩有目錄以著
其詳有圖以布方位之嚴有名氏以列修志之士凡此數
者斟酌損益稽之有衆而一決之於心而所謂誇誕鄙泥
之失胥可以少免矣是舉也不踰期以妨公不糜費以病
民不私好惡以違衆故人咸樂成之旣乃次其卷帙繕寫

成編僉曰鑿梓之以永傳可也遂命鏤工各執若役再閱月而事竣管窺童負方深慙惕未卜將來以予爲功也夫以予爲罪也夫

蘄州舊志後序

崔一濂

昔夫子善夏商之制而悼其無傳卒歸之文獻之不足夫文獻何爲也乘載之宗也天地之紀也匪獻弗作匪作弗述匪述弗志匪志弗傳志之不可已矣然必紀載備而後彰往之跡昭苟以膚狹者失之俚其究不過剽掠公羊模竊左氏而已矣取予公而後憲今之義備苟以毀譽者失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序

奎

之誣其究不過組織班范妄肆譏評而已矣聞見博而後參訂之見真苟以疑似者失之謬其究不過據蕪瞽臆紛采譜乘而已矣傳之不遠焉用文之蘄州之有志舊矣越年二十殘缺頗多憲史丹翁懼其久而或湮也移檄於州爰集諸鄉獻以攷成之凡十有二卷曰沿革曰選舉曰疆域曰建置曰版籍曰藩封曰名宦曰人物曰祀典曰傳銘曰藝文曰詩類此其大致也蓋以國於天地有與立焉故首之以歷代之沿革才之華國代不乏焉故次之以歷年之選舉應選舉者必有所鍾之地故次之以疆域而分野

山川災異風俗物產之殊皆疆域之疊見也宰疆域者必有出治之所故次之以建置而公署坊郭之修城池防衛之固皆建置之所先也司建置者必先民物之數故次之以版籍而戶口之盈虛賦錯之多寡皆版籍之所出也然版籍之出宗室之賦貢與焉故次之以藩封有藩封者必有吏治故次之以名宦有名宦者必有鄉賢故次之以人物功叙旣勅明信可昭故次之以祀典歌樂旣成文華斯沛故次之以御製次之以文藝次之以詩類凡此皆鄉士大夫稽其詳而丹翁折其衷也一濂得而讀之再拜稽首

颺言曰噫嘻休哉颯颯乎斯典也文不在茲乎勿懼其不傳也已質而不俚公而不誣確而不謬其跡昭其義備其見真可以志矣其尙有不足徵也夫

本草綱目序

王世貞

紀稱望龍光知古劍覘寶氣辨明珠故萍實商羊非天明莫洞厥後博物稱華辨字稱康析寶玉稱倚頓亦僅僅晨星耳楚蘄陽李君東璧一日過予弇山園謁予留飲數日予窺其人粹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譚議也真北土以南南一人解其裝無長物有本草綱目數十卷謂予曰時珍

荆楚鄙人也幼多羸疾質成鈍椎長耽典籍若啖蔗飴遂
漁獵羣書摭羅百氏凡子史經傳聲韻農圃醫卜星相樂
府諸家稍有得處輒著數言古有本草一書自炎皇及漢
梁唐宋下迨國朝註解羣氏舊矣第其中舛謬差譌遺漏
不可枚數乃敢奮編摩之志僭纂述之權歲歷三十稔書
攷八百餘家稿凡三易複者芟之闕者緝之譌者繩之舊
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種今增藥三百七十四種分爲一十
六部著成五十二卷雖非集成亦粗大備僭名曰本草綱
目願乞一言以託不朽予開卷細玩每藥標正名爲綱附

蕪州志

卷之十五

序

六

釋名爲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辯疑正誤詳其土產形狀也
次以氣味主治附方著其體用也上自墳典下及傳奇凡
有相關靡不備采如入金谷之園種色奪目如登龍君之
宮寶藏悉陳如對冰壺玉鑑毛髮可指數也博而不繁詳
而有要綜核究竟直窺淵海茲豈僅以醫書觀哉實性理
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錄臣民之重寶也李君用
心加惠何勤哉噫砥玉莫剖朱紫相傾弊也久矣故辯專
車之骨必俟魯儒博支磯之石必訪賣卜予方著舛州厄
言惠博古如丹鉛卮言後乏人也何幸覩茲集哉茲集也

之深山石室無當盍鏤之以共天下後世味太玄如子
雲者

大隱山人藁序

李維楨

樊山王昇甫輯其所著賦頌樂府五七言詩體諸志論表
狀序記尺牘凡十有七卷名之曰大隱山人藁而使使者
以書抵不佞請爲之序其言曰軒冕塵跡耳操觚之客多
推貴鄙人不以學士見稱鄙人中心竊耻之惟足下高明
可以此相告不佞讀其書已讀其藁而憮然有感於古今
人事之變也古聖賢帝王盛德大功必百世祀由皇帝至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序

李

舜禹同姓而異國號以章明德其法天子賜姓諸侯命族
姓相生而族相屬蓋周千八百國諸侯與公子公孫爲卿
大夫世濟其美第以樊論樊出顓頊高陽而苗裔曰鬻熊
爲文王師諸子實自此始至繹而封至達而強其子孫以
邑以官以字以氏爲氏若鬪若遺若屈若昭若景若詹若
伍若薦若申若莊若左史工尹連尹沈尹箴尹芋尹之屬
皆聖賢帝王之後其人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
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
能語搖筆泉湧動詠藝紛故道德政事文學言語四科未

有出於聖賢帝王之後之爲公卿大夫者錫姓法廢譜牒
散亡而聖賢帝王之後與庶人無別士以四科名自號岷
起邁種而不知其世系所自來封建法廢而分茅胙土者
類使吏代其治食租衣稅參養而無所事事人視之若芻
龍土梗貌尊而心輕之周之宗盟同姓爲長司馬遷表漢
興以來諸侯同姓異姓相錯而不以劉氏先表建元以來
王子侯而次於高祖功臣及惠景建元以來諸侯也若曰
親不敵功也楚趙荆燕齊五世家而次于外戚若曰是猶
外戚之恩澤侯也梁王五宗三王世家而次于絳侯若曰

新州志

卷之十五

序

李

是不若絳侯之有條侯也其事與文寂寥不甚稱其手筆
所最慷慨頌說賢豪乃在列傳而諸王侯不與焉班固表
因史記而夷世家爲傳自是以後寒暄單微儒林文苑輒
踞乎傳圭襲組之上而南面稱孤者如淮南菟苑依倚宸
客以就其聲價如陳思表求自試甚者如隋越願不復生
帝王家古今人事之變其多寡輕重相返一至此哉昇甫
列爵爲王高皇帝之雲孫今天子之叔父而荆王之某孫
也於天下不賤矣耻夫以國屬樵貴而欲與學士同類而
共稱則世祿之未勢極而不返俗漸靡之使然也晉范宣

子述其祖保姓受氏世不絕祀以爲不朽而叔孫豹辨之此謂世祿何國蔑有魯臧文仲旣没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吳甫鉞觀陶旋自成體勢不共他人生活可方何遜排沙簡金徃徃見寶可方陸機在有意無意之間可方庾嶽其可以立于後而不朽矣不佞將舉龍門蘭臺例特爲三閭大夫作傳而不附於楚世家傳楚元王而所重實在中壘校尉使後人稱明德茂盛維楚有才與古公卿大夫比肩不以世祿借資而以立言取重其無乃自矜奮乎雖然吳甫弁髦王爵而竊比於東方曼倩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序

六

避世金馬之義此未易言也大隱隱朝市豈惟諸王侯天子亦有之仲尼言堯舜有天下而不與深於隱者也吳甫所爲隱抑有出於是葉之外者乎介之推身旣隱矣焉用文之楊子雲薄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梁武帝謂曹景宗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正在一詩其說各有當不佞不善隱而又不嫻於文無可爲吳甫元晏是序也聊比於他山之石可也

玉光齋詩草序

李維楨

荆樊山王自署大隱山人人稱之山人則應稱之王則否

閱覽載籍修辭甚富元子孟嘗嗣王仲仲良叔叔衛兩鎮國于將軍秩最尊皆塵視軒冕志在立言以垂不朽玉光齋詩草者叔衛作也不遠千里使使視余余誦之貴之猶贈茗華獻龍輔然請以玉喻夫玉爲圭爲璧爲冒爲裸爲璋爲琮爲案爲肉爲好爲羨爲射爲邸爲椎爲杼爲大爲中爲邊長短廣狹有法存焉詩之法具在方策而信心者往往離之叔衛詩于法無不合矣玉府所藏典瑞職之以禮天地以肆先王以禮上帝四望以祀日月星辰山川以享天子以勞諸侯以頒聘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以致稍餘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序

堯

以卹凶荒有體存焉詩用於朝廟闔門邦國塞鄙燕饗登覽慶賀傷弔因地因時因人因事體裁各異而昧者一之情景恒不相副叔衛詩于體無不宜矣治玉謂之琢謂之雕他山之石泥沙礚礚礧礧之用所資非一物所習非一日詩學必專攻也亦如是而苟就者曾不研精冗濫苦惡不中覆瓿叔衛詩句雕字琢思深而力勤矣玉之琢有鎮有命有桓有信有躬有毅有蒲璧有蒼琮有黃珪有青琥有白璜有元其薦之也有璣五采有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其佩之也有組綬必致文焉詩三百篇出市井草野蚩氓

婦孺之口而采者修飾潤色之以成文章猥云自然便於聽解俚俗之語令人嘔噦叔衛則緣情綺靡矣惟按法而後體正惟積學而後文著故其詩神明融朗氣象高華若魯璠瑒遠而望之煥若近而視之瑟若理勝乎勝也若峯山丹水之膏五色是清若鍾山之玉炊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也若魏田文徑尺置之廡下夜照一室也若白頭公之柱杖光輝屬天也若璠之三采若符之雞冠猪肪純漆蒸粟也若瑳之鮮若璪之藻若昌城之葢長洲之英也名曰玉光信聲中其實者哉余又稽楚故卞和荆玉之

璞玉人不識雙足受刑而作怨歌三閭大夫懷瑾握瑜窮不得所示而作離騷叔衛養尊處優賦詩言志藝林所珍國不以白珩爲寶而寶叔衛詩可方觀射父之訓辭左史倚相之訓典楚父子兄弟間有以先王命圭剝爲鍼秘者埋璧太室之庭遠者跨者肘加者歷紐者夷爲寇讎叔衛誦法先王貽以藍田生玉之命名兄弟相師友墳吹篪和視辛攀三龍一門金友玉昆過之天所以奉叔衛抑何豐也詩含神霧述孔子之言曰詩者天地之心刻之玉版國家積功累德垂三百年泰和在宇宙間地不愛寶所謂不

藏金玉則紫玉見服飾不逾飲食有節則玉英玉甕出者
奚必他求是玉光草也非協氣嘉生圖籙上瑞而何彼謂
珠玉非寶談者爲價第目論耳

清溪進酌之什序

陳仁近 孟角州人

進酌者何贈陳氏也曷爲贈曰褒爾褒陳氏之能公
善也夫善何爲公之 易之東有溪清瑩徹冽漱滌濁穢
鑒照羣物至悉也陳氏屋其涯觀象於溪取準于水亦時
有得焉嘗嘆曰吾其酌之誰也歲戊戌有例輸粟若干者
類得爲藩府官陳氏曰吾其假此以進吾善乎於是爲榮

新州志

卷之十五

序

七

府引禮孟角子曰是可與歌而風焉者也夫儀以威下儀
不淑則啟侮侮啟而易心生焉民之攜也誰能維之黃崖
之伯有穆叔卜之矣是固相王者之所宜慎也故其首章
曰清清者溪以洗汝瘼既見君子願言酌之暢厥文德逸
豫無期陳氏乃起而賦鴟鳩之一章夫禮以與政禮不植
則階亂亂階而此心生焉民之去也誰能留之商任之齊
衛敬叔卜之矣是固相王者之所宜慎也故其次章曰清
清者水濯汝之疵既見君子且以酌醴願言隆之胡不自
禮陳氏乃起而賦相鼠之末章夫敬者儀禮之經也不敬

則儀不淑禮不植無之焉而可也鍾離之高原土莊子卜之矣是固相王者之所宜慎也故其卒章曰溪水清清有逝斯汙下觀其讓渙言其文既見君子酌之淳淳葛藟繁只庇其本根陳氏乃起而賦抑之七章君子謂斯役也一舉而三善集焉夫儀以爲章善之敷也禮以爲榦善之固也敬以爲基善之聚也敷以文之固以守之聚以畜之相天下者不是多矣而况一國乎於是乎以進酌贈

書小簡附
六首

上馮少宰書

王世貞

蘄州志

卷之十五

序

七

伏惟相公秉鐸三吳豪俊崛起咸喜自門下而獨世貞以間出無所比數如牛溲馬勃欲一附於藥籠之物而不果然世貞初從選入隸棘寺相公固儼然辱臨之且復以家大人游從之故數惠顏色至接卮酒奉溫言之歡而相公則益日顯重握風紀世貞待罪西曹之屬間繇公事一再見外不敢躡進其履於相公門庭唯數從一二友人如吳給事宗考功得相公一言相與擊節推伏大雅宏度不幸而不得奉几席稱受經諸生幸得爲私淑足矣是一二友人皆少年銳情瑣屑末藝又不善掩避相次謫補而獨世

貞旣前自疎外無纖末可覲於相公衆口謠詠至視爲大澤之麋求以飽嗜者乃聞相公力明其無他而湔拔之得無齒罪籍是世貞後先自棄于相公而相公終始收之也古人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夫恩之大者及於出萬死揮千金而古人不肯輕加于知己乃相公知世貞矣所以援骨噓枯之恩深矣何以爲報也不佞素有膏盲之疾自今而往竊自誓不欲療卽一日不罷而以汚民社者不敢毫髮有所負於幽明卽罷不死而願以生平之力下上千古著述一家之言更不諱而遇封疆干矛之變必不委瑣

苟免以負門下知人之明如其僕僕亟叩昵昵縷謝爲兒女之戀相公將遂弁髦而厭之哉不佞期相公旦日坐廟堂進退百官於不肖姓名如素不識人足矣他非所敢望也

答樊山王書

王世貞

今寰宇豐洽文軌大同卽朱邱諸賢王不獲辭遠遊戴鵝弁以樹干城之績而獲以清間之燕寄棕毫翰流譽竹素抑何盛也邇者豫章王子侯大梁灌甫南陽子厚桂林雲仙皆與不佞雅相聞固自琅琅一時然皆爵僅公乘祿等

銅墨未有擁南面之尊佩綠蟄之華而修三不朽之業如
大王者也伏讀訓辭謙光藹然循覽諸什賁文以止令人
歛衽嘉服世貞老矣少不如人今精已銷亡矣大王過聽
而獎飾之不知其心之與髮俱短也魚鳥之踪轉入深僻
方塞兌杜機收聽反視爲嬰兒之不暇安能復作長卿敬
禮游白雪之苑坐綠苔之閣乎哉以此負大大王大王勿怪
也不腆大士經呪一夾是貞所刻者山園記一帙是貞所
撰者大王試一寓目焉庶幾若不肖之獲奉清塵也冬寒
爲宗社爲道珍愛

蘄州志

卷之十五

書

七

又

王世貞

前者草草一書稍露傾挹而足下過垂飾獎尋以名世之
文見示俾效琢劖且薦糠粃之導足下借視聽於聾瞽固
自盛心第使空空鄙夫偃然而當敬禮之托則大不類矣
陳生言足下告之先王之廟而後遣信其篤誠足感也披
窺而受彈射所不卹其虛受足欽也至讀書辭概及千載
慷慨用壯一唱三歎使我忘聾瞽而躍然起矣足下能勿
露其醜否陳生又言足下禮士若折愛賢若渴雖處朱門
而等若蓬戶每謂人且字我母以南面目我此藩國之盛

節小山之高致也僕用是忘其賤愚而修布衣之禮以進足下亮之

奉樊山王

吳國倫 興國人

偶爾涉江載塵賓序遂辱觴之名園視以宏藻幸厚矣一醉以往渺焉川陵欲附南皮之遊而續西園之詠可更易乎歸未數日徐可源攜翰札來細玩諸篇益遠風雅王公之好學不倦甘士如飴者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至欲品題新社之作而綴言其中則非僕能也敬謝敬謝可源行造次布復

蕪州志

卷之十五

書

七十五

復李夢池巡撫

王錫爵 太倉人

追從館下已識門下文章之美既而舉止連捷覺玉冰金矢餘輝照人自五尺應門之外庭除若無跡竈突若無烟乃知世真有晏平仲也盛撰領教會史事促成急如星火過此月即當效顰附呈納謹復

復周乾明學使

王錫爵

傲鄉士風乃門下所習知程試之暇所求崇節行厲廉耻以傲其不然至于閱卷一節悉屏前案不托一人縱有異同人自不得而議弟亦嘗與翟公祖言之頗見許可已而

復慮漏失卷面稍着圖書識認自謂神奇不知有心之士已竊竊指誚其後似不如愚見之萬全耳縷縷效忠媿無以復下問皇悚

跋 三首

賜蘄春侯御書跋

宋 濂

洪武三年蘄國武義公子康鐸襲蘄春侯時年十歲欽蒙入侍青宮大本堂讀書洪武六年六月十三日太祖高皇帝幸大本堂召康鐸於階下慰勉再三御筆親書八字併康二子三字賜之又賜以金牌鐫蘄國武義公五字置帽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跋

六

上別其幼小便趨朝叅洪武六年夏六月十三日皇帝幸大本堂堂乃儲君講道之所而諸親王肄業於左右當是時勛業之子亦聽執經來侍上旣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蘄國武義公之子蘄春侯康鐸列于階下慰勉再三復勅奉御具觚翰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愛爾勤功鐸稽首再拜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成卷珍襲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職之臣伏覩國家之遇勳舊義雖君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脗合無間蘄國公值四海羣爭之初多

極奇功不幸蚤逝不得見今隆平之盛宸衷憫悼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學禁中且以承祖業爲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勤功之人乃克能之聖謨所及正合書中業廣惟勤之意鐸宜拳拳服膺而弗失庶幾上不負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尚勗之哉鐸尚勗之哉帖傍書康二子者以別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鑑鑑今僉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九年秋月二十二日臣宋濂恭跋

蘄州舊志跋

陳吉言 夏鄉州人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跋

七

蘄志成矣擴撫博矣稽覈精矣澄汰嚴矣此皆我丹山公兼人之知之材之力之底於績者也是故無夷齊之漏無桃棗之譌無闕止之溷粹乎無以議爲也於是眎前志若宦迹若人物增入者什三其他以蕪穢陋劣損於前者亦且什一矣公之言曰匪真庵吾孰馮吁厚矣哉或亟欲毀故志謂可作燈炷者其相越何如也人之言曰志其堪輿哉三才函矣或曰志其櫝哉萬寶閱矣陳子曰志其鑑乎哉其用廣矣遠矣夫政有私良人有濫善僻則隴廉孟陬同臺並照則朱粉謝妍媸昭矣夫惟形生辨辨生憤憤生

勇勇以遂憤憤以終辨是故太上轅成其次激身以無就
政無淫人志之用也卽鉅重秦系純光范譜邁亦繩武感
慨繫之故曰其用遠矣不然冥然悍然尤而效之如我生
何此我公于人材之辯尤屢致意焉嘉惠之甚盛心也不
此之求第曰仰繫星紀俯及昆蟲草木之么磨細碎而曰
志云者抑末矣用告觀者

題荆王贈張太史文後

王世貞

右荆王贈左相素齋先生致仕叙及諸名士大夫之作附
焉今百年矣宛然熙朝盛事可見也昔漢東平王蒼好

蘄州志

卷之十五

跋

七

善其驃騎司馬中郎感之官於國至老不忍去爲它吏天
子兩賢其道加旌賞流膾炙冊蔚爲美談先生實以方直
侍王後相之七十而始歸王之所以賢先生與一時艷羨
故不多讓也至于出處大節超洒寡累又非申公枚叟所
敢望者先生誠賢哉余故書其後以遺張氏子孫使寶之
知其久于疏傳之金也

碑銘 五首

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
事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諡武義

康公神道碑銘

有

宋 濂

金華人

皇帝卽位之三年混一華裔聲教所被罔間遐邇梯山舫
海奉贄獻琛上念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
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于陝州上
聞之嗟悼不已既勅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

蘄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五

功勲于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于堅
石以垂示于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
也世為蘄州人曾祖文廣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
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
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
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
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為務受以長官
俄遷為鎮撫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
知總管府專屯成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

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乙未
六月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臨濠陣人多效死于
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遊兵虛撓之公連
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銳殆盡
然猶收合潰散監寨于天寧洲明年二月上命諸將以襄
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叅知政事甫
踰月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
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之戰各
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于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

蘄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全

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
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之馬馱
沙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上
賜名馬一匹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
趙雙刀之樅陽遷都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
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
年六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我姑熟殺戮我吏民
意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上
曰汝旣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

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既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金之賜歲辛丑八月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于廬州六月友諒圍龍興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于彭蠡湖軍聲嘯呼湖水爲之起立浮屍蠢蠢動至數十里友

蘄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全

諒遂至敗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壁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進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拔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上帥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二千公功爲多四月擣淮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二年與賊艦無筭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

逼姑蘓姑蘓士誠僞都卽遣銳卒來迎鬪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蘓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事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上以江南之地旣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畧中原公從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

蘓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三

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群臣議贈公推忠翼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蘓國公諡曰武義卜以九月二十一日葬于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娶方氏追封蘓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蘓國夫人側室朱氏余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于事功值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真主龍飛于羣雄之中公卽能識之卷

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可謂上知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心膺用之爲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勲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位薨則疏封賜謚賁及九泉令名垂于竹帛重祿延于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于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上報功之意銘曰於赫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煦于八埏于時康公江險之時大軍西來視如平地巨礮轟雷物莫敢撓何戰弗潰何守弗傾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嚮皇帝曰嘻有疏附兮予開誠

蘄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全

心遇爾不疑爾礪矛鋌爾部士卒助予四征以寧萬國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殫報效如無餘齡孰爲不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東吳西楚跋陳駕張身經百戰克監始亡大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于蒲恤其孤弱蔽遮河潼以鐵爲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立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思義斯在從伐漢中迢迢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帝念將臣血戰之苦將酬其恩錫以茅土孰不壽考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隕魄泉扃帝情憫悼恩命絡繹穿山爲堂畢茲窀穸名垂于史祿延于家翩然而逝公復何嗟史

怪其神藹然比得告猶函一卷具書致予曰巒且別願得手書數通以歸書未成而計及予旣往哭之念無以慰其志者乃據邦彥所著狀爲銘屬希大書而刻之又自書于卷中以畀其家俾藏焉償舊諾也伯瞻姓華氏巒其名世居蘄州以州學生舉生成化丁亥十月八日卒于宏治庚戌七月二十八日某月某日葬于州之某原少喪母安人陳氏繼母安人潘氏娶王氏子女各一人皆幼銘曰吾黨得之吾曹得之而遽失之吁天誰詰之

贈監察御史南溟馮先生墓誌銘

徐階華亭人

蘄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全

馮先生諱某字某學者稱爲獨齋先生後又稱南溟先生黃之蘄州人也蘄故多巨族而馮氏尤以文學世相傳有名聲先生曾祖銘父翺皆嘗貢於有司然其仕不幸不至通顯銘爲京衛經歷翺終兗州推官推官父洪以經歷之不遇過自懲不仕以卒然馮氏雖不仕乃蘄之人言高衡德門必以馮爲首稱意其後必大先生少而能文章督學使者前後十數輩至輒取所爲文置首選而先生行又甚修數曰君子之學要無媿乎其獨其施于人事依于厚至其自守凜如也其赴人之急若已與有至其平居未嘗有

疾言遽色也于是時先生雖在庠序其賢聞四方人則謂
馮氏當遂振矣而先生十試于鄉竟不遇復繼其父以貢
入太學祭酒甘泉湛公司業琴溪陳公得其文奇之已又
廉知其人益奇之陳公館先生於家使教子若壻而先生
賢亦益聞六館之士踵先生門思得聞緒論接容色幸有
所警發者屢相接也未幾注選歸踰年喪其父方父病時
先生終夕侍湯藥而天甚暑其室又迫隘父力遣之先生
卽戶外露處閱月由是得濕疾比父歿先生哭又甚哀疾
增劇嘉靖辛卯六月十六日父喪甫小祥而卒遺言以素

蘄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八

服歛距生成化丁酉九月二十三日得壽五十五蘄之人
相與訝曰天之道固不可信乎後五年乙未子天馭舉進
士授大理評事叟御史贈先生如其官再奉命董南幾學
政遷大理丞諸所與友盡海內名士而士之出其門者亦
咸知重行檢薄利祿自別爲午山弟子午山者大理號也
于是人爭言曰馮氏之厚積而遲發如此予故與大理遊
聞而歎焉今年大理以中丞賈公狀請予銘墓予旣得論
次其事則又歎曰嗟乎人之與善豈非其性然哉有不善
人于此其于彼非有損也然而聞其用則以爲憂聞其敗

則以爲喜有善人于此其于彼未必有益也然而咨嗟于其不遇而幸其後之昌者至于久而猶然蓋予所見聞若是者多也而先生尤著自修者其殆可以勸夫爲再拜而銘之先生子二人長卽大理次國子生天駿女三其二蚤喪存者適生員張儒葬以卒之歲十二月一日墓在安陽山之隅銘曰

茲維先生之寓耶其拙于躬者旣賴子以顯融其垂于後者又待予以無窮耶嗚呼先生塞耶通耶彼暫焉者果足以介于中耶

蘄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七

廣西思恩叅將李公墓誌銘

李維楨

余偕李淑元舉于鄉講兄弟之好在史館時淑元晉讀中秘書而伯兄千夫長一元公部賦入京師得見之膚革充盈才可急使也公名同春一元其字父爲東池公兄弟悉以池爲號公則仰池云先世息縣人隸鳳陽府後以崇王就國隸汝寧府始祖慶公從高皇帝起義累功授正百戶隸山西朔州衛再傳至斌公征香爐山有功晉副千戶改隸蘄州衛左所數傳至震公無子東池公當以弟繼家史持之若多與我金不則削一等貧無以應因降授百戶

而司屯政有郡理奉檄覈蘄州衛所事而身坐岳陽徵諸案牘東池公亟奔命遺其籍郡理疑父乾沒幽圜之公時從行匍匐入懇請以六日爲期取還報無令父受誣涕泗雨下司理憐而許之冬大雪舟楫不通跣而行足爲重繭如期至事遂解而語諸弟吾乃今而知文吏之貴也自今以始諸弟任學予任費學無媿媿督學使試蘄士與國涉江踰嶺覓得驢以乘幼弱弟而身杖策隨之不違淖體瀉大股以下爲裂矣父病泥首呼天乞以身代醫藥百端不效而父執少弟手付公若代我爲父公泣受命與諸弟謀

蘄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六

親喪所自盡今不能成禮諸弟他日卽富貴何益某可貸某可貸也父聞而呼之曰孝哉天鑑斯言必有佳兒報若吾復何憂第憂兒過飲耳哭而伏牀下頓首曰敢不厭膺而父遂瞑終其身不內勺飲服闋詣京師言祖爵爲舞文者所奪詞辨如雲司馬奇其貌仍以千戶嗣奉職恪勤而淑元與仲弟少弟先後舉進士公笑曰猶記策驢時事耶獨恨吾以介冑踞諸弟上雖然吾亦有以自見以武功爵進指揮僉事有巡江之役建營房使士不露處而贈列戍數百區所捕盜數十百人桴鼓不聞部賦半道假寐若有

語者河且厥於怪之起勅舟人速進迴視他舟滯者累千
漕帥罪公亂次督府不可是宜論功何罪之有後一歲復
領運遭石尤風覆舟稱貸以償粟貫漕卒不問已視篆布
其德而兆其謀理僚屬貧廢祠者十餘曹同列因汗巖以
他事當道悉公賢讒不行稍遷楚運糧都護都護無公署
所領諸衛各以四十金僦舍公歎曰是誨貪也損橐中六
百金建署至今不得口實箕歛矣怨家夫婦反目婦執夫
所誣公移文來訴公取焚之勝敗若化吾不介之胸中久
矣而長舌何爲公初與叔弟俱艱于子謁歛泰山出資爲

蘄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八五

仲署側室而公有二子仲有四子已晉分闔于浙爲副于
粵爲長單騎之官刻厲如昔而戒其婦奉母無違過全州
大佛寺佛燬于火取沉木香造之爲母祈年已晉思恩叅
將居無何念母心動遽解組歸次武昌承母凶耗嘔血數
斗自投于牀病力矣入門號咷擗踊食不溢米毀甚不及
葬母而卒公宦三十年一錢不入私室視兄弟子姓如一
身慕張公藝同居立家訓兄弟致美無分異無蘊利生孽
又爲義屋義田贍宗之貧者所全濟鰥寡孤獨顛連無告
戚疏遠邇不可勝計病日自爲祭文理凶事卜塋域遺命

葬無過七日無惑形家言無受奠吾飲水數日卽祭當以
水語畢舉手別諸弟而逝年五十有九仲子棟與季弟子
太學生樸屬余志銘銘曰急父難兮胼胝痛母亡兮身隨
友諸弟兮咸宜廩有粟兮同炊譬纏綿兮葛纍死寧忍兮
離披祖溢我兮繹思復世官兮靡虧屬橐鞬兮四馳旣能
廉兮能慈部曲驩兮誦之不二心兮熊羆古之人兮兼資
今之人兮誰其起武夫兮恢奇爲邦家兮羽儀五葉傳兮
葳蕤如一日兮怡怡江有沱兮名蘄卜兆吉兮在斯瞑則
藏兮何遲考終命兮宴嬉格上下兮神祇顯百世兮本支

蘄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卅

美不虛兮銘辭

文昌閣銘

并序

李維楨

蘄春南郭里許江有石磯突起嗒呀桃花水盛暴集
沒頂舟行遇之輒敗或坐得不得轉移旅客凜凜不
免是懼徐州守倣草營令舍之意構亭其上劣容數
人耳方伯吳公治兵于蘄廣盱營表謀夷變而築宮
乘水勢殺時周遭捷菑爲隄激層累成基平正如砥
建傑閣鎮之長年三老識其處晝眠而過無復患苦
初辨方正位厥位當與與風上坎水下于卦爲渙睽

渙之水五采成文號之曰績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非
文昌孰能當此者乎閣祀文昌禮以義起也形家又
謂控扼下流山聚土澤鍾水水土演而民生蕃殖更
埤益學宮之勝自是入省試上春官得雋盛倍疇昔
登閣四望左有南山右有麟鳳二山後則匡廬秀色
遙可攬結前則龍津蘭若洲渚連亘縈帶大江而下
城郭廛市人烟氤氳林薄蒨葳魚鳥飛躍比屋絃歌
樓船簫鼓榜謳漁唱鐘梵之音輻輳並至耳目不暇
應接居者行者得未曾有侈談其事而州人陳茂才

蘄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七

孺子索余爲之銘竊比張孟陽之劔閣云其辭曰

兩戒四瀆江河爲尊自北而南滯悍長奔江有灑潁河有
龍門以遏狂瀾以奠厚坤峩峩橫石斬江中央乃召匠氏
削成四方象彼北斗戴魁六匡聿攷新宮用祀文昌如辟
雍環如霞標揚上下往來巨艦細筏足不虞觸趾不虞蹶
氣無沉滯亦無散越載占諸易惟渙則然柔順從剛在中
罔漏血去惕出机得願焉愛假有廟利涉大川鱗介游泳
恬風澄波天時地利協於人和登高能賦於茲婆娑仰觀
俯察醜酒賡歌四民樂業旣富方穀思皇多士菁莪棫樸

貴相理文司命司祿江神佐之咸蒙禔福作者伊誰新都
吳公尸祝俎豆輿誦融融離堆砥柱竒蹟攸同史記令名
河渠書中

蘄州志

卷之十五

碑銘

九

